

革命論集

邱漢鐸譯

652



一九三〇年二月付印

一九三〇年三月出版

1—2000册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革命是在這兒，是在此刻，誰都阻止不了牠！”

— J. L.

## 獻 辭

---

向你，一檣，賈克倫敦底熱烈的同好者兼忠實的翻譯者，我把他的這一輯革命文字呈獻出來；又因為你是對本譯稿酌示意見的唯一的人，所以就更想把牠來永久地作為我們二人間友誼的紀念。

---

30-6-1929

韻 鐸

目 次	頁 碼
I. 自敘傳.....	3
II. 我怎樣成爲個社會主義者.....	19
III. 生之意義的我解.....	31
IV. 革命論.....	53
V. 賈克倫敦那個人.....	97
VI. 後記.....	125

# 自 敘 傳

原书空白页



## 自 敘 傳

我以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生於舊金山。在十五歲的那年，我已經是人中之人了，那時候假如我是省得出五分錢的話，我定要把牠去買啤酒而不買糖菓的，因為我心想買啤酒這件事是比較有些成人的氣概的。如今，我差不多年紀加長了一倍，我想追求我那未曾相當地過活了的少年時代，然而我又不像一生中的其他任何時期那樣地嚴正。

你想我的少年時代，叫我如何找得！我所想到的最首先的事情中的第一件，便是責任。關於教我讀書和寫字的事，我不復回憶得起來——這兩件事我在五歲時都已經能夠辦到——我還知道我的第一個學校，便是聖麥顛奧(San Mateo)的一種無規則的時作時輟的課業。級級分桌而坐，但有時竟然無人上課，因為教師常是酒醉醺醺。其時同學中年長些的一個會來把他痛打一頓。隨後教師把小同學們出氣，也就還打他們一頓，所以你們不難想像到這是個什麼一類的學校了。無論那個有文學嗜好和文學意想的人都於我無關，而且他們怎麼也不來聯絡我；其所以能夠使我同文學最接近的，還是因為我的曾祖父是一個當地的著述家，一個威爾士人，一個向有瓊斯“祭師”底稱號的人，他就是在邊境的叢林中竭誠傳教的。

我的最初的，最強的印象之一，便是別人的不學無術。九歲未滿，我已經讀過而且沉醉在華盛頓

歐文(Washington Irving)底“亞爾漢勃拉”(Alhambra)那本書籍裏頭了，但是我却總不能夠明瞭其他牧場上的人爲什麼一些都不知道那本書是怎麼樣的。後來我纔答出結論，以爲這種愚蠢情形是本村所共有的，而且也感到那些住在城市裏的人是不會這樣愚鈍的。一天，有一個從城裏到這牧場上來的人。他穿的是一雙光亮的鞋子，一件棉布的外套，我纔覺得現在是個同他這樣個開化的頭腦交換思想的好機會了。我拿了一座破落的烟窗上底磚頭，自己造了一個“亞爾漢勃拉”(西班牙式的古宮)；鐘樓，高臺，色色俱全，聖粉的筆跡標誌着各各的部分。我在這裏作了這個城中人底鄉導，把“亞爾漢勃拉”拿來問他，可是他也像牧場上的人一般地蠢笨，於是我得了這一種自慰的思想，自以爲全世界只有兩個聰明人——華盛頓歐文和我自己。

當時候，我的其他讀物，大半包括在一角錢的小說作品裏，這是從雇工那裏借來的，此外還有新

聞紙，這裏面的窮而貞潔的女店員們底冒險故事，就是僕人們所注目的東西。

因為讀了這些東西的緣故，我的頭腦是必然地守舊得可笑的，但又是非常寂寞地讀我一切到我手頭來的東西。一本烏依達 (Ouida) 所著作的小說“雪葛娜” (Signa) 使我大受感印。這部小說，我整整地讀了兩年。長大來，我纔知道牠的結局，因為在我那一本裏，牠的臨末的幾章是失落了的，所以我一向是在夢想着書中的主人翁底結局，正像那主人翁不能見到奈美雪斯 (Nemesis) 一樣。我在牧場上的工作，在某一個時期，是只看管蜜蜂，當我從日出直坐到很遲暮的午後在樹下等候着羣蜂大隊到來的時候，我是很有餘暇可以讀書和夢想的。利物摩山谷 (Livermore Valley) 是十分平淡的，即是牠周圍的小山，在那時對於我也是不生什麼興趣，祇是在我驚呼羣蜂偕逃之後，而那些牧場上的人提了水壺，水盆和水桶的時候，才是打斷我

的幻想的唯一的事件。我記得“雪葛娜”底開頭一行是“這只是個小孩子”，然而他已經夢做大音樂家，而且還夢想着全歐羅巴都放在他的腳下了。不錯，我也只是個小孩子，我爲什麼不能成爲“雪葛娜”幻想中的人物呢？

加州牧場上的生活，在那時對於我簡直是一種僅有的最無聊的生存，因之我每天總想到天線以外，去看看世界去。這時我甚至有耳語，又還有神示；我的頭腦傾注在美麗的事件上，縱然我的環境是不美麗的。許多的山陵與周圍的羣谷，都是我眼中的污物和痛心的痕跡，除了到我離開牠們之後，我總不會愛牠們的。

沒有到十一歲，我就拋撇了牧場來到烏克蘭（Oakland），在那裏的時候我有許多時間用在“公立圖書館”（Free Public Library）裏，迫切地讀我手頭所看得到的一切讀物，使我從沒有練習的中

間，竟然發展到了聖維德舞的第一段。自我在世界上多求得一點學識以後，幻滅之感也迅速地跟着來了。在這時我做賣報童來度活，在街上販報；此後到了十一歲時，我做過千種不同的行業了——求學和作工，作工和求學——這樣地輪流着。

這時我的探險慾在內心中強盛起來，我於是離別了家庭，我沒有跑掉，只是離開——走出到海股裏，和盜塚賊聯絡在一起。盜塚賊底日子現在是過去了，假如我對這種海盜生活是要負責的話，那我該有五百年監禁了。到後來，我到一隻帆船上當水手，又改做捕捉鮭魚的事情。運氣真不好，我的職業隨着就是做了漁業巡查，人家委任我去偵緝任何破壞漁律的人。當時正有很多不法的中國人，希臘人，和意大利人，在做這種非法的漁業，巡查者爲了干涉他們的緣故，因而殞命的着實不少。我在職守上的那個唯一的武器，就是一把食桌上用的鋼叉，當我爬到一隻小船上去捉賊的時候，我

却並不覺得害怕，反轉覺得我是大丈夫。

最後我當了船老大，駛向日本沿海一帶，作一次捕鯨魚的行程，末後又到了白林海（Behling Sea）。七個月後我就回到加州，充當些鏟煤運煤的苦工，又在苧麻工廠裏作工，在這廠裏，我從早晨六點鐘直做到夜晚七點鐘。我本來計劃着來年再去分受同樣的運命，作另一次的捕鯨魚的行程，但是似乎是失掉了機會。他們乘了“馬利湯麥士號”（Mary Thomas）去了，這隻船和船上的人一同遭了災。

在我們無定的學期裏，我曾經寫過幾篇尋常的作文，得了些相當的稱許，就在苧麻廠做工的日期中，也還在稍事試作。這工廠佔去了十三個鐘頭，因為我是年輕而且強暴的緣故，我就缺少一點時間爲着自身了，所以也就沒有稍做文章的一點餘暇了。這時舊金山的“呼聲報”（The Calls）正發起了懸賞募集描寫體裁的文字底徵文，我的母親

催我去試一下，於是我真的去應徵了，拈取了一個“出日本沿海一帶以後的大風”底標題。我非常疲倦而且想睡，加以五點半鐘又須起身，所以我那篇文章便在半夜裏開始寫起，一直到寫滿兩千字為止，這兩千字是徵文中所限制的了的字數，但這在我的文思中還不過寫得一半。第二個夜晚在同樣的情形中，我又接寫了兩千字，才把那篇文字作了收束。第三個夜晚我就把來改削了一道，使牠適應於徵文的條件。結果第一獎是我得了，第二和第三兩獎贈給了施丹浮(Stanford)和勃開萊(Berkeley)兩個大學裏的學生。

我這次在舊金山“呼聲報”獲得了首選的成功，使我的心思嚴正地轉到從事著作去了，但是因為我的血氣對於這一種刻板的工程未免過分熱烈的緣故，我實實在在地耽誤了文學，除了寫一些感言應付“呼聲報”外，所作的文章馬上都被拒絕了。

我的浪跡遍及於全國，從加州到波士頓，又來



回其間，取道加拿大，重返太平洋沿海一帶，在加拿大時因為我在漂泊的緣故，他們竟把我拘入監獄，判決了徒刑。結果，這流浪中的全部經驗使我成爲了一個社會主義者。在從前我確曾深印着勞工神聖的觀念。而且在未讀加勒爾(Carlyle)或吉百林(Kipling)底著作以前，我自己先擬成了一種工作的福音，全然掩沒了他們兩個人底一切論調。工作卽是一切。工作卽是超度，卽是得救。我在完工以後的驕榮，別人是怎麼也揣想不到的。我根本就是被資本家榨取慣了的，忠實的工錢奴。總之，我這種快樂的個人主義是由於正教的資產階級的倫理所主使。我艱苦地一路奮鬥着過去，先從開曠的西部出發，西方原都是些魁梧的黑奴，萬事都要找人去幹，末後走到了實業中心地的東部，這邊的人却好像小番薯一樣，他們誰都在找求各自所值得幹的事情幹着。我發現我如今是站在一個新的，大不同的角度上面觀察人生了。我目擊着工人們

竟陷於社會坑底底層上面的屠殺場裏了。我發誓，除了被逼而做的以外，再也不願用自己的身體來做一天的苦工了。可是自從這次脫離了肉體上的苦工以後，我却又慌忙了起來。

在我十九歲的那年，我回到了烏克蘭，進入高等學校，那邊發刊着一種尋常的週刊——不，我想或者是月刊——我替牠寫過許多小說。這些都是很少想像的，祇是些我的海洋的和流浪的經驗底記錄。我在那邊居留了一年，做着看門的工事，作為生計，終於因為我耐不住這樣的勞役而離校了。這時候我的社會主義的言論已經引起廣大的注意，因此我得了一個“少年社會主義者”底稱號，這個別名轟傳出去以後，頓時使我的街談都會得橫遭逮捕。自從離開了高等學校以後，自己就以三個月的努力的用功，求得了三年的學業，於是進入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我不忍拋棄大學教育底希望，因此一方面進洗衣工場做工，他方

面又提起筆寫文章，資助自己讀上去。這是僅有的一次做工時期，因為我愛做這種工作，但是這工作太繁重了，終於使我在讀完大學一年級的學年之後，就此廢學離校了。

我一方面在外間洗衣工場裏燙衣衫和其他東西，他方面又在餘暇間寫文章。我努力着兼做這二重工作，因此弄得我時常執着筆在我手裏入睡。我於是脫離了洗衣工場而專事寫作，重又生活着，夢想着。這樣經過了三閱月的試驗，我却又拋棄了著作事業，因為我認定這是我的失敗。又到克朗鑛(Klondike)裏去企求金銀。在那年的年終，不幸癩症流行，我不得已而走了出來，在一千九百哩路的回家的船上，成就了我這一次旅行底唯一的記錄。就在克朗鑛裏，我找到了自我。在那裏什麼人都不講什麼話，祇是在思索什麼。你得了你的真實的透視，我却得了我的。

正當我在克朗鑛的時候，我的父親死了，於是

家庭的負擔就擱上我的肩頭來了。其時加州年頭惡劣，我無從去找尋工作。我寫了一篇‘順流而下’(Down the River)，想藉此找一些事做做，但結果文稿被退了回來。在這退稿期內，我另外又寫了一篇兩萬字的分段的文稿寄給了某報館去，但這篇也被退回來了。每次雖被退稿，但我仍然繼續着寫我新鮮的資料。我不知道一個編輯人是個什麼樣兒的人。我也不認得一個發表過任何稿子的人。最後，一篇小說給加州某雜誌錄取了，我得了五塊錢的稿費。此後不久“黑貓”雜誌(The Black Cat)竟自願拿出四十塊錢，來買我一篇小說。從此事情有點轉機了，大約我將來不必定要再去鏟煤來謀生計的了，雖然這事情我已經做過來，而且現在也是能够再做的。

我的第一部著作出版在一千九百年。我本來能够多做些報館的工作，但是我有充分的意識，我決不做“殺人機器”的奴隸，爲了這個道理，我總不

願把報紙由成形期的少年人來辦理。不等到我穩健地可當雜誌記者的時候，我是決不替報紙做多大工作的。我相信常規的工作，永不等候什麼靈感。在情性上，我不僅是疏忽，是沒有常規，而且是憂鬱成性的；但是我却已經把牠們一同克服了下去。以前當水手時的訓練，如今對我有全部的成效，這或許是我舊日海上生活時期，也替我底睡眠底規約負責的緣故吧。每天的五個半點鐘頭，是我允許給我自己睡眠的明定的平均鐘點，而且在我的睡眠期間，也沒有什麼環覺足以鬧醒我的。

我很愛遊戲，也歡喜角力，舞劇，游泳，騎馬，划艇，甚至放紙鳶。我雖然本來已經是城裏人，可是我只喜歡近城市的旁邊，却不喜歡走進牠裏面去。鄉村才是最好的，唯一的自然的生活。在我成年期間，著作家中把我影響得最厲害的，特殊地是馬克斯(K.Marx)，一般地是斯賓塞(H.Spencer)，在我的不毛的少年時代，如果我曾經能得有過機會

的話，我一定早已潛入在音樂裏面去了；如今在所謂真實得多了的我的青年期間，假如我有一兩百萬塊錢的話，我定在委身於詩歌和小冊子的著作中了。我想我的最佳底舊作是在“老年人底聯盟”(League of the Old Men)和“甘普頓華斯的信件”(The Kempton-Wace Letter)裏底數段中。有些讀者並不愛看前面的一篇。他們喜好漂亮些的，娛悅些的東西。或者在我的青年時代落到我的背後時，我也將像他們那樣地感受着了。

**我怎樣成爲個社會主義者**

原书空白页



## 我怎樣成爲個社會主義者

我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的經歷，可以說是大有當日條頓民族中的異教徒變爲基督教徒的樣子的——因爲牠也是打進我這裏頭來的。在我轉換的當兒，我不但不理睬甚麼社會主義，而且是在攻擊牠。我稚氣很深，什麼事情都不大懂得，雖然從來還不曉得有什麼“個人主義”底派別，但是我却用我的全心靈唱出了強者底凱歌。

原來我自己本是很強的。所謂強，就是良好的健康和堅韌的肌肉。這是自有來歷的，因為我曾經過度我的兒童時代在加利福尼亞州的牧場上，過度我的少年時代在一個富饒的西方都市中的街坊上賣報，還過度我的青年時代在舊金山海股和太平洋中的臭養氣的海上。我喜歡露天生活，我曾經露天做過種種最艱苦的工作。我不務正業，只是東幹西幹，在我的心目中，世界的任何處都是善良的。我重說一遍罷，我這種樂觀主義，實只是因為我個人強健，既無病痛，又不虛弱，又從來沒有被什麼工頭趕逐過，還夠不上被逐的資格罷，因此我時常會找得到一些掘煤，航海，或其他任何種類的手藝。

正因為以上的種種原因，就使我自己陶然於自己的早年生活，覺得自己是很能夠執意工作，很能夠奮鬥到底，於是我成為浮浪的個人主義者了。這是十分自然的。我當初確是個勝利者。因此，我

把這種遊戲，不論是我親見或是幻見牠在玩着的時候，就總稱爲牠人的正當遊戲。所謂做人，就是自以爲人而已。只要像人樣的冒險，人樣的奮鬥，也只要做人的工事，(管牠所獲得的是一個孩子的工錢也好!)——這些就是在一切來接觸我，包圍我的事情中比什麼東西都還厲害的事情了。

我展望着矇昧而無窮的未來底遠景，準備在那時候玩一玩所謂人的遊戲，我自以爲應該繼續地走着前程，但同時還得要有永無衰境的，永無不測的，與永久的強韌的肌肉纔好呢。

我已經說起過，這個未來是無窮的。我能夠看見我自己行將從生命中開展出來以至無窮，當像尼采所說的“褐色野獸”之一相差不多，並想單單憑倚着一點僅有的超越和力量去任性地飄流和征勝。

至於一般不幸者，患病者，求乞者，衰老者以及殘廢者，我直認我是沒有聯想到他們身上的，我

僅僅迷迷糊糊地覺得，祇要他們真正地奮鬥起來的話，他們也自會打破意外的不測，也就會同樣地健全，同樣地工作的。意外的不測麼？固然是有的，但那是代表運命。對於運命，我不能置喙。縱然拿破侖都曾經在滑鐵盧臨到過一次意外的敗挫，但這並不足以壓制我不再去後起的別一個拿破侖的雄心。況且樂觀主義這個怪物，牠不但有能吃鐵片的一個好胃口，並復有越吃苦便越發育的一個好體魄。因此，這個樂觀主義，對於意外的不測，總是一點都不許同我那誇榮的品格發生任何的關係。

我希望我已經看清楚我自己得意着是個自然的強臂的貴人。對於“勞工神聖”這一點，我覺得是世界上最具有印象的了，在未讀嘉拉埃爾(T. Carlyle)或是吉百林(R. Kipling)底著作以前，我自己先擬成了一種工作底福音，全然掩沒他們兩人底一切言論。工作即是一切。工作即是超度，也即是獲救。

我在完工以後的得意，別人是怎麼也揣想不到的。當我回頭看看自己的既成工作的時候，連我自己也預料不到會有這等的得意。

我根本上就是個被資本家搾取慣了的，忠實的工錢奴。如果要教我去偷懶託病，那麼對於資本家就是一樁罪惡。第一得罪了自己，第二又得罪了他。並且覺得這種罪惡，雖比叛逆罪較次一等，但也同樣地頑惡。

總之，我這個快樂的個人主義，實在是由於正教的資產階級的倫理所主使。我素讀資產階級的新聞紙，素聽資產階級的宣教師的話，素唱資產階級政客的舊調。如果沒有旁的事情轉變我的工作，那我無疑地會去加入職業化的罷工破壞者（此據伊立莪特校長 Pres. Eliot 說是“美國英雄”之一）而且會使我的頭腦和我的產力不期而然地被幾個握有實力的工聯運動者（Unionist）所把持的機關所搗毀罷。

十八歲的初頭，我剛纔充當過了七個月的水手，差不多就在這個時機，我想出去走走江湖。於是乎提箱帶杖，艱苦地一路奮鬥着過去，先從開曠的西部出發，西部原都是些魁梧的黑奴，萬事都要找人去幹的，末後走到了實業中心地的東部，這邊的人却好像小番薯一樣，他們誰都在找求各自所值得幹的事情幹着。

從這一番所謂“褐色野獸”底新探險上面，我發現我如今是站在一個新的，大不同的角度上面觀察人生了。

我現在已經從無產者的地位降入了社會學家所常說的“絕境”裏來了，一時又總是惶惑地想不出什麼補救的方策來。

我看見那邊有形形式式的入口，其中有很多是和我同樣地善良的，同樣地“褐色野獸”般的；或為水手，或為丘八，或為工人，但是他們都為了勞役，艱辛與不測的緣故，已經攪得不成人樣了，也

有被他們的東家威逼而出走的，猶如被棄的一羣老馬一樣。

我和他們充當了一個大馬車上的車夫，揚揚鞭子，關關車門，或則索居街車內和市公園中，聽聽他們講述各自的身世，最初總是和我有同樣的佳兆似的，而且他們的消化力和體格據說還沒有不如我，而且比我健全得多，至少也得同我相等；然而他們的結局呢，我目擊着他們終生竟陷入於“社會坑”(Sociel Pit)之底層上面的屠殺場裏去了。

聽他們講述的時候，我的腦神經便開始轉動了。

長街上的婦人，溝渠中的漢子，都很湊近着我。我所看見的“社會坑”底圖影，簡直像具體物一樣地明顯，人們都在牠的底層，我自己雖還高出他們一點，但也相距不遠了，我現在恍如懸身在滑壁上面，正在憑着我的大力和大汗掙扎着。我自認這時有恐怖圍襲着我。萬一我精力衰竭了，那怎麼辦

呢？再萬一我不能和未來的強者並肩做工的時候，（幸而他們還沒有出世）那又怎麼辦呢？——

就在那個地方，那個時頃，我自己發下了一個深誓。大意是這樣的：

“嗚呼，予此身勞生久矣。工作之日愈多，而‘社會坑’之底層亦愈趨而愈近。縱思有以跳出深坑，奈終非肌肉所能為力。而今而後，誓不復作苦工，儻再勞我身體作一日之逾分工作，神其殛之！”

自從這次脫離了苦工以後，我却又慌忙起來了。

不幸得很，當我在美洲和加拿大等處流浪了萬餘里路以後，我就迷入了尼茄拉山谷（Nigala Falls）了，忽爾有一個專於敲詐的警士，竟把我擄加逮捕，他不問青紅皂白，只自直接把我判處了三十天的徒刑。那次被捕的原因，無非是因為我既沒有固定的寓所，又沒有眼前的生計，所以他就把我加鐐起來，押到一羣同性質的囚犯那邊，其後又下鄉



解到勃佛羅 (Buffalo) 登記在伊犁縣 (Elie County) 悔過院，剪裁我的頭髮，修整我的面髭，給我穿上獄衣，又爲我種下新痘，這位練習生醫手施種起來，就和我們相差無幾。他命令我們排成縱隊，逼着我們全部做工，並且還有帶着文契斯透 (Winchester) 的來富鎗的衛兵，廝守着我們——大家都預備作“褐色野獸”式的遊行了。

至於其他詳情，證人並不說及，雖然如此，但是他會提醒到他的熱血的愛國心腸多少總在他的心底底層的一隅裏漏落出來的——至少，自從這次的經驗以後，他會多多眷愛着男女和小孩，而不再多所眷愛着虛無的地理上的分界線了罷。

現在言歸正傳罷。

我想這是很顯著的，我的浮浪的個人主義是已經有效地從我這裏被逐出去，同時又有別一個東西打進我這裏頭來了。我曾經做過一度個人主

義者，但我却不曾把牠意識過，現在我做了個社會主義者，我却又不曾把這個意識到，所以這也是非科學的。

我重生了，却不曾改姓易名，我東搜西尋，想找出我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我跑回加州，翻書求“牠”。首先翻讀的書名，我雖然已經記不清楚是什麼，但這無論如何是無關緊要的。不管牠是什麼，我終究已經是“牠”了，結果得了書籍的幫助，我發現“牠”是社會主義者。

自從那天以來，我翻讀過無數的書籍，但是其中所有的經濟的批駁，或是邏輯的註釋，或是社會主義的必然性，雖然這些都能夠影響到我，但總遠不及那一天我第一次看到“社會坑”的牆壁高聳在我的週遭，覺得我自己是在滑跌下去，下去，下去到底層的屠殺場的現象，那麼的深印而且確信的了。

## 生之意義的我解

原书空白页

## 生之意義的我解

我是工人階級出身。我很早就發現了熱情，意欲和理想；要去滿足這種種，就成了我兒童生活上的問題。我的環境是粗暴而且毛糙的。我沒有什麼關視，有的只是仰望。我在社會上的地位就在底層。這種人生沒有什麼貢獻，有的只是靈肉兩方面的糟塌和苦痛罷了；因為這兒的靈和肉是同樣地在挨餓而且在熬苦。

這個社會建築，聳立在我的頭頂上，我心懸唯一的出路，只在於向上去的一途。我早就決計爬入這個建築裏去。在這高高的上面，男子們穿的是黑禮服和漂白了的襯衫，婦女們穿的是都麗的長袍。此外還有很可口，很多量的食物。這許多東西都是爲着肉體。至於靈魂底糧食，也無所不有。高高的在我頭頂上，我知道有無私的精神，高潔的思想和明智的生活。我讀過“海濱叢書”中的小說，從那裏面我領會了這些道理，除了匪棍和蕩婦以外，一切男女都染有美好的思想，談吐美好的言論，辦理驕榮的事業。總之，我像接受日出一樣地接受那些在我頭頂上的精雅高貴的一切，那些給人生以莊嚴的一切，那些給人生以值得一活的一切，以及那些犒賞勞人和愁人的一切。

但這件事並不是特別容易的。工人——尤其是被困擾於理想和幻想的人——總是很不容易爬出工人階級的。當初我在加州牧場上工作的時候，

我簡直找不到階梯可爬。我老早就問清了投資的利率，把我這童年的頭腦考慮着那人類底奇特的發明——就是複利——底功能和優點底了解。此外，我又考察着各時代工人們底工資底時價，和生活底程度。基於這種種的考據，我得到這樣的結論：假如我馬上開始作工，儲錢，一直到五十歲為止，那我就可從那時候起停止做工，享受我的佳運底應得的命分，或者還可以提高我在社會上的地位。我當然是堅毅地不結婚的了，那時我却全然忘掉想——想工界中的厄運底巨石——疾病。

但是，我那內在的人生，却還不止需要這吝嗇緊縮底無味的生存。還有，我十歲那年，又在某城的市街上做了個賣報童，這使我找到了轉了向的仰望。這時在我周圍的一切，還是一樣的糟塌和苦痛，在我上面的一切，還是依然地待我去獲得那同一的天堂；但是這兒要爬的階梯又是另一種的東西。這一次用的，便是營業梯了。我拿出五分錢去

販來兩份報紙，一轉手間賣出去時就可得一角錢，這也就增加了資本金底一倍，但我爲什麼要把我賺來的錢儲蓄起來，又把牠投資在公債票上呢？這種營業梯祇配做我的階梯，我居然夢見我是成爲一個光頂的勝利的“商界王子”了。

這些夢幻多少可憐啊！十六歲的時候，我已經膺有“王子”底頭銜了。但是這個頭銜，却是一般刺客和盜賊們替我起的，他們把我呼爲“盜蟻王子”。在那時候，我已經爬上了營業梯底第一級。我已是個資本家了。我設備了一隻小船，並有全套劫蟻的工具。我已在開始榨取我的同夥了。我雇用着一個船夥。緣於自己是當船長又當船主的關係，賊物底三分之二便由我提取，而三分之一則爲船夥所得，縱然他也是和我同樣地操作，而且也是同樣地冒着生命和自由底危險。

這一級，就是我所爬上的營業梯底高度。有一夜我上了中國漁夫中間去行劫。他們的繩索和網



罟都是值錢得很的。我承認這是盜劫行爲，但這顯然就是資本主義底精神。資本家用了種種手段，或是勒索個扣，或是不守信義，或是賄通參議員和大理院推事，來剝奪一般人底所有。至於我，僅僅是一點粗暴而已。只這一點，就是我和他們唯一的差別。我用的是一管長鎗。

但是那天晚上，我的水手簡直是一個不中用的東西，這種傢伙，簡直是慣被資本家們所責罵的，他們不但會增加糜費，而且會減少紅利。我的這個水手，就是這一種人底榜樣。緣於他的失慎，他把我的主帆都着了火，終於把全部燒光了。那晚上什麼紅利都沒有給我們分到，雖則中國漁夫是富有網索的，但我們終於沒有得到手。於是我破產了，連重辦一付價值六十五元的主帆都沒有能力了，我把我的船下碇以後，就搭上了一隻港盜船上去，直上薩克拉孟道河(Sacramento River)打劫。正在中途未歸的時候，突然又有另一夥港盜來把我的

船洗刮一空了。他們把一切都偷了去，甚至把鐵錨都拿走了；後來我把我那漂浮着的船殼收拾好以後，把牠變賣了二十塊錢。這樣我從那已經爬上了的一級上面又滑跌了下來，而此後也就不再想重試營業梯了。

從此以後，我又被別的資本家們無情地榨取了。我有的是肌肉，他們靠着我的肌肉賺錢，我自己倒只過着一種清苦的生活。我做過船夫，碼頭工人和船上短工；我也在罐頭食品製造廠，大工廠和洗衣作場裏做過工；我也刈過草地，掃過地毯，洗過窗牖。但我從沒有獲得過我的勞動底全生產。我有時看到罐頭食品製造廠老板底小姐坐在馬車裏，我就知道這裏也有我的一部份的肌肉在帮着拖動橡皮輪的馬車。又有時看到工廠老板底少爺上大學堂去，我就知道這裏也有我的一部份的肌肉在供給他享受他的酒食費和交際費。

然而我並不懷恨這些。這總不過是一種對爭

底局面。而他們就是強者罷了。不錯，我也是個強者。我定要打出一條路來擠進他們中間去，利用別人的肌肉去賺錢。我並不怕做工作。我倒是愛做苦工。我定要插身進去，比從前還要工作得加勤些，終得要成爲一個社會柱石。

正在這個當兒，時運來了，我尋到了一個和我有同一見解的雇主。我願意做工，他却比之所以做工還要來得願意。我以爲我是去學習什麼工藝。在實際上，我却奪下了兩個人底飯碗。我以爲他是在把我造就成一個電氣工匠；其實他倒可以靠我每個月賺十五塊錢。那兩個失了業的工友，以前是按月各領四十塊錢的工資的；現在却由我一人兼做他們兩人的工作，而每月仍只給三十塊錢。

這位雇主，差不多把我工作得死去活來。這猶如一個人喜歡吃蠔子一樣，但是過量的蠔子是會吃得他對這種特殊嗜好都生厭的。那麼，我正是這個樣子。過度的工作把我病倒了。我今後再也不睬

工作了。我還逃避工作了。我就成了江湖客人，沿門乞食，踏遍全國，又復在貧民窟和牢獄裏流着血汗。

我是工人階級出身。可是現在，年紀十八歲了，却落在出發地點的下面了。我落入了社會底地窖下面，落入慘愁底地層深處，這種種都是不好講而且也是不配講的。我正在陷坑，地獄，人類的深壑，人類文明底屠殺場和積骨塚之中。這正是那全社會所任性不諛的社會建築底部分。這裏沒有多大的空白；現在祇得從略，唯有一句話要在這裏說一說，就是在那裏所看到的一切都給了我一種恐怖的形象。

恐怖之餘，我不禁從中思索。在我們活着的這繁複的文明裏面，我看出了牠的顯著的單純性了。人生無非是食和宿這兩件事。爲要獲得食和宿的緣故，人類就不惜出賣他們的所有，商人出賣鞋子，政客出賣人品，人民代表（當然有例外）則出賣信義；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出賣他們的尊嚴。至於女流

之輩，不論是當了娼的，或是正式結了婚的，也都同樣地擅於出賣她們的皮肉。一切的東西都是商品，一切的人們都在做買賣。勞動者所出賣的唯一的商品就只是肌肉。勞動者有的是肌肉，他們因此也就只有肌肉可以出賣。

但是這裏有一點差別，一點絕對的差別。鞋子，信義和尊嚴，都還是有一種恢復自身的方法在的。這些都是無盡藏的存貨。然而肌肉却對此相反，牠是不能恢復的。正像鞋商當賣完了鞋子的時候，他還在繼續補充存貨的。但是勞動者底肌肉這種存貨，可就無法補充了。如果他把肌肉出賣得越多，那末留給他的貨品就存得越少。這是他唯一的商品，而這種商品底存貨會要日就減少。到頭來，如果他還沒有早死，但是終要至於存貨銷罄而致關門大吉。一旦他是一個肌肉的破產者，再沒有什麼東西留給他了的時候，他就不得不墮入社會底地窖裏去，到那裏慘遭死滅。

不僅這點，我還知道筋肉也是一種商品。但這和肌肉却又稍有出入。一個腦筋出賣者到了五六十歲時纔是他的全盛時期，過此以後，他的出品在價格方面更會陸續地比較高昂起來。但是工人一到四十五或五十歲的時候，定然是無力作工，或竟積勞成疾的了。我雖曾進入過社會底地窖，但我却不把牠當作棲身之所。水管和水道都不合於衛生之道，空氣更是不宜於呼吸。我縱然不能居停在社會底廳堂上面，但無論如何也該試一試樓閣。不消說得那邊的食料自然是貧乏的，可是空氣至少是清純的。因此，我決計不再出賣我的肌肉，而要成個“腦筋商人”了。

於是我就開始了智識底狂熱的追求。我回到加州，打開書卷來。爲要把我自己準備做一個腦筋商人的緣故，我就不得不博通社會學。這兒我在或一類很科學地立出方式了的書籍裏面，發現了我自己所構成了的一點單純的社會學概念。許多前

輩的更偉大的頭腦已經構成過我的一切思想，而且比我更多。我纔發覺我自己就是個社會主義者。

社會主義者就是革命者，他們是同樣地爲推翻現社會，並從這種質料上創造新社會而鬥爭的。我也是個社會主義者兼革命者。我參加了工人階級底和智識的革命份子底集團，我這纔第一次踏上了智識生活。這兒我發現了灼爍的智識和光明的機智；因爲在這兒我所遇到的是工人階級底身強腦健的，手掌粗糙的份子；又遇着過爲了任何拜金者的聽衆而不合於宣傳宏博無極的基督教義的脫下道袍的說教者；再遇着違背了屈從於統治階級的學府底條規而又脫離了出來的大學教授，因爲他們的頭腦靈敏而且勤於把牠應用到人事上。

這兒我又覺察到人類的熱誠，煥發的理想主義，公正底美感，淡泊的行爲和殉難的精神——以及一切精神上的顯著的和刺戟的事物。在這兒人生是清白的，高貴的而且生動的。在這兒人生開始

恢復了牠的原狀，成爲奇麗而且尊榮的；我也就因此而樂於生活着了。我和偉人也有交接，他們把靈肉看重於金銀，而且在他們的意思，又把貧民窟中的餓兒底悲哀勝過了商業擴張和世界帝國底一切繁華和優勝。在我周遭的一切，都是意欲底尊嚴和奮鬥底豪雄。我的晝夜都是日光和星輝，都是火和露，永在我面前燃燒而且閃爍的是，這聖潔的聖血，基督自己的聖血，這久受磨難和虐待的溫存的人類，以爲終會被救贖出來的。

我呢，好可憐的我啊，把這一切都當作生之愉悅底一瓣；而這種的愉悅，又是要由我在我頭頂上的社會中去找求的。自從我在加州牧場上讀過了“海濱叢書”以來，我就失去了很多的幻想。就是我那保持着的種種幻想，我也不得不主張祛除若干。

充當腦筋商人，我倒是一種成功。社會爲我開了大門。我就直衝到廳堂上面，隨後我的幻想底消失也迅速地進行着。我坐下席來，和社會主人翁和



他的妻女們同桌會餐。這些婦女穿的是艷裝，這我承認，但自从我發見了她們也是和我前此在地窖下面見識了的其他女人同一本質的時候，在我簡直是一個驚異。“阿貓夫人和阿狗老婆，也是血統上的姊妹”。不過服裝——

無論如何，都不是這個問題，使我驚奇得厲害的，還是她們的物質思想。的確，這些艷裝的美婦人口上說的是甜蜜的小理想，或是些親暱的小德性；然而不管她們的談吐是怎樣，她們所過的生活底總關鍵始終是物質的。她們竟是這樣喪然地自私的！她們固然是辦着各種小善舉，也報告着一宗事實，但她們隨時所吃的食品 and 所穿的艷裝，老實說都是從污滿了童工底血和勞働者底汗的贏利和自己的賣淫錢上買轉來的。我之所以提起這種事實，原是光明磊落地希望着一般窮阿狗老婆底閨姊妹肯立刻剝下她們的血染的錦衣和首飾，然而她們却發怒起來，憤激起來，並對我來讀那種論套

侈，論酗酒，論邪念一類的宣傳文字。以爲這些纔  
是社會窟裏的禍根。等到我說我不能十分斷定這  
種愁根是要歸咎於奢侈，縱慾，邪念，或歸咎於那  
種在南方紗廠裏每夜工作十二小時而處在半飢的  
六歲小童工的時候，這些窮阿狗老婆底闊姊姊又  
來攻擊我的私人生活而稱我爲“煽動家”了——這  
似乎是好把這個論爭確切地解決了的樣子。

我也沒有和主人翁他們度過較佳的日子。我本希望找到那些清白的，高貴的，生動的，同時又復富於清白的，高貴的，生動的理想底男子漢。我周旋於高位上人的中間——傳道人，政治家，商業家，教授與編輯者。我也同他們一起就食，一起飲酒，一起坐汽車，同時也觀察他們。的確，我曾發見了不少清白而且高貴的人；但除了極少數外，他們並不是活潑潑的。我深信無疑，對這幾個極少數簡直是瞭如指掌。他們是腐化而是不活潑的，是敏捷而是生活不清白的，他們簡直僅僅是活死人

——清白固然是清白，高貴固然是高貴，但是是不活潑的，正像保存得很周全的木乃伊一樣。在這方面，我得特地提起我所見識過的教授們，他們一輩子只是在奉行着頹唐的大學理想，那就是所謂“無情的智識底無情的追求”。

我又遇到一般人，他們一方面憑着“和平神子”(指耶穌)底聖名去發誹謗戰爭的議論，另一方面却又把來富鎗放到潘克登(Pinkerton巡警)底手中，由他去屠殺自己廠裏的罷工工人。我又遇到一般人，他們一方面恨煞了賭鬥者底野蠻舉動，而同時他們却暗自植黨私造一些攪和劣質的食品，因而每年被害死的兒童底數目，還比當年死在血腥的希列王(Herod)手下的更多。

我在旅館裏，俱樂部裏，家庭裏，睡車裏，或是實業大王的輪船坐椅裏與人對談，我總是感到他們一個都不曾深入於智識底領域。我倒是發見了這一點，就是他們的智識，在商業的意義上，是異

帶地發達了的。我又發見他們的道德，就以關於商業的而論，也是等於零的。

這裏一方面是一個溫文的，貴族風的紳士，他方面就是一個標本式的經理，剝削孤兒寡母的秘密機關的工具。這裏又是個紳士，一方面是好書底收藏家，而且是文學底愛護者，但另一方面却就是塞賄給那個眉闊額濃的市政機關上的頭目的。這裏又是個編輯人，他替人登出註冊藥品的廣告，但又不敢在他的報紙上宣布該項廣告中的藥品底實情，緣於怕失掉了廣告生意，他又因為我告訴了他說他的政治經濟學是破棄了的，以及他的生物學是和普立尼(Pliny)的同時代的等話，他就說我是一個可惡地無謂的煽動家。

這個參議員者，就是一個蠢蠢然的無訓練的機關底頭目底工具與奴隸，又是一個小傀儡；州長和大理院推事也是這樣：以上三個人，又是同樣坐免票的火車。這個人，說的是關於理想主義底

美和上帝底恩，又沉毅，又熱誠，但是方纔在或種業務上賣叛同夥的，也正是他這個人。這個人，一方面是教會底柱石，而且又是國外佈道團體底踴躍輸捐的巨子，但另一方面他自己的女店員是每日十小時工作，薪資不夠充飢，結果直接地鼓勵着賣娼事業。又有一種人，一方面在大學校裏捐貲增設免費學額，他方面又爲了金錢的緣故，就在法庭上亂造僞證。又有一種鐵路要人，當他充爲兩個實業大王之一，私打折扣而連合在一個生死的奮鬥上面的時候，竟破了他紳士與基督教徒底信約。

到處都是這樣，罪孽和反叛，反叛和罪孽——生存着的人，却並不清白，並不高貴，清白而且高貴的人，却又並不生存着。因此產生了一種龐大的，無望的羣衆，他們雖然是不高貴，也不生存着，但却是僅僅地清白。這種情形並不是實際地，故意地犯出來的，却是由於追逐潮流的惡德而以此沾利，所以是被動地，無辜地犯出來的。假如是高貴

的而且生存着的，那就不會是無辜的，而且也就不會分受這由於反叛與罪孽中沾得的一切利益。

我發覺了我不愛長住在社會底廳堂上的。在智識方面，我也厭惡起來了。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我也痛心疾首起來了。我記起了我那智識份子，理想主義者，以及我那脫下道袍的傳道人，和有反抗心的大學教授，頭腦清白而且階級意識明曉的工人。我記起了我那日光與星輝底晝夜，此中的生活是一種無涯的甜蜜的妙諦，一種公正的冒險與倫理的浪漫底精神上的樂園。我面前只看見那永遠在閃爍着的，燃燒着的聖血。

於是我又回到工人階級，這裏本是我的出身地和所屬階級。我不忍再去爬梯子了。我對那高築在我頭上的社會建築再也不生興趣了。只有這建築底基礎，纔會使我發生興味。我情願在那邊勞動，執掌鐵錘，和智識份子，理想主義者，與階級意識明曉的工人並肩站着，隨時得握住一桿強固的

槓木，攪起全部的建築發生動搖。一旦我們得到更多些的人手和鐵錘來工作的時候，我們要把牠根本推翻，連着牠的腐化的人生，活屍，與牠的惡魔似的私慾，精透的物質主義一同推翻。然後我們要肅清地窖，爲人類建起一塊新的棲身之處。這中間一定不會再有廳堂，這中間的一切房間一定是光綫充足而又空氣流通的，並且這裏所呼息着的空氣一定是清白的，高貴的，而且活潑潑的。

我的展望就是如此。我向前瞻望着一個時期，那時候人類將要在比他的食慾更有價值而且更高尚的東西上面進展，也將有比今日底動機更能激人行動的還要好一點的動機，今日的動機純然是胃的動機。我維持着我對人類底高貴與優越底信仰。我相信着精神的美感與公正定會克服今日底過量的饕餮。最後總括一句，我的信心是在工人階級。正如或一法蘭西人所說的：“時間底樓梯是永遠在迴響着木屐的上樓聲，與油光皮靴的下樓聲。”

原书空白页



# 革 命 論

原书空白页

## 革 命 論

我前天收到一封信。那一封信是從亞利重那 (Arizona) 地方的一個人那裏寄來的。信上牠開頭便稱“親愛的同志”。牠結尾又稱“你的革命同志”。我答覆了這封信，我的信也開頭就稱“親愛的同志”。結尾也稱“你的革命同志”。在我們這合衆國裏，有四十萬男子，約計有一百萬男女，都是以“親愛的同志”作信上的開頭，而又以“你的革命同志”

來作結尾了；在德意志有三百萬男子用“親愛的同志”作信上的開頭，而又用“你的革命同志”作結尾了；在法蘭西有一百萬人；在奧地利亞有八十萬人；在比利時有三十萬；在意大利有二十五萬人；在英格蘭有十萬人；在瑞士有十萬人，在丹麥有五萬五千人；在瑞典有五萬人；在荷蘭有四萬人；在西班牙有三萬人——都是同志，而且都是革命者。

這些就是壓抑拿破崙和哀克色王(Xerxes)底大軍的人羣。不過，他們却並不是爲了既有制度底保持而戰取的人羣，而是爲了革命而戰取的人羣。一到點名的時候，他們就組合成一個七百萬衆底隊伍了，照今日底情形說來，他們是爲了世界底財富之戰取，同時也爲了現存社會底全部的推翻而正竭盡全副精力在戰鬥的。

世界史上從來沒有像這回的革命。牠和美利堅或法蘭西革命是沒有一點相似的。牠是唯一的，而且是偉大的。別種革命和牠比較起來的時候，正

如小行星與日球的比較一樣。牠是出類拔粹的，在一個世界裏的第一回的世界革命，牠的歷史是充溢着革命的。而況牠還是第一回的有組織的人底運動造成了一個世界運動，祇爲行星底極界所限制而已。

這回的革命在多方面看起來，是不像其他一切的革命的。牠不是單獨地發生的。牠不是一種普遍的不平之焰而起滅於一日之間。牠比這時代還老。牠有牠的一個歷史和種種傳統，牠的殉難烈士名簿或許祇比基督教的殉難人名簿稍爲薄一些。牠也有牠的一種文學，比任何以前的革命文學萬倍地更威嚴，更科學而且更斯文呢。

他們稱自己爲“同志”，稱這些人爲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同志。這並不是無意思的虛字或嘴唇上的空話。這是使人們組合成弟兄似的，因爲那些一同並肩站在革命底紅旗之下的人們應該組合起來的。這種紅旗，是象徵着人類底弟兄之道的，却

並不是象徵那膽寒的資產階級底頭腦中所立刻聯想起來的放火事情的。革命者們底同志之道是生動而且熱烈的。牠是超越地理上的界線的，也是脫出民族偏見的，而且也已經證明牠自身是比我們的祖先們的大美利堅主義底七月四日還要偉烈。法蘭西和德意志兩國的社會主義的工人們都是忘去了亞爾薩斯(Alsace)和老蘭(Lorraine)的，而且在戰事發生的時候，都通過議案聲言着在他們都是工人和同志們的人，他們是用不着同室操戈的。最近日本和俄羅斯兩國交鋒的時候，日本底革命者給俄羅斯底革命者一封下面的公函：

“親愛的同志們——你們的政府和我們的政府最近已經發生戰事，以實現他們的帝國主義的傾向了，可是在於我們社會主義者們，那是沒有什麼疆域，種族，國家或民族的。我們是同志們，弟兄們和姊妹們，是沒有什麼理由要戰鬥的。你們的敵人並不是日本的人民，却只是我們的軍國主義和

所謂愛國思想。愛國思想和軍國主義纔是我們的共通的敵人。”

在一千九百〇五年底正月間，全個合衆國底社會主義者曾一致舉行了幾個羣衆大會，表明了他們對於他們的戰鬥的同志們——俄羅斯底革命者——的同情，而且這是更重要的一點，他們也曾代他們募集了金錢去匯給俄羅斯的領袖們以提供戰爭底力量。

這個求錢的事實，這個迅急的應答，甚而至於求錢的文字，在在都造成了這次世界革命底國際的團結性底一個轟動而且切實的代表：

“俄羅斯現時的革命底未來的結果是什麼，姑且不去管牠，可是該國的社會主義的宣傳所得到的動力，在現代的階級戰爭底歷史上也就已經是無可比擬的了。他們這個爭求自由底雄戰，幾乎單獨地由俄國的工人階級在俄國的社會主義者的智識份子領袖底指導之下打出來的，因此更可以

表明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們已經成爲了現代一切自由運動底前衛的事實了。”

這兒有七百萬同志在一個有組織的，國際的，全世界的革命運動中了。這兒是一個可驚的人類的力量。這是必定要算數的。這兒是威力。這兒也是浪漫事。可是這個浪漫事是廣大得似乎超越於那般凡人底見識之外的。這些革命者是被偉大的熱情激盪着的。他們有一種個人權利底精銳的意識，他們最重視人道，但少有重視（假如是有）死人底統治的。他們排斥由死人來統治他們。他們對於現有制度底那種優越的會議之不信仰，在資產階級的頭腦想來簡直是可怕的。他們對於資產階級底甜蜜的理想和親愛的道德，也都加以笑罵。他們志在破壞資產階級的社會以及牠的甜蜜的理想和親愛的道德，在此種種裏面，他們尤其要破壞那些團集在私有資本，適者生存，甚至愛國思想之頭目底下的人們。



這樣的一個革命軍隊，七百萬個健兒，是足以使統治者和統治階級沉默而考慮的。這個軍隊底口號便是，“不要局部的！我們要你所有的一切。我們要你一切的所有而後甘心。我們更要把權威底繮轡和人類底運命握在我們手中。這兒是我們的手。牠們是強健的手。我們快要從你們那裏奪取你們的政府，你們的宮殿，以及你們的一切紫色的安逸，而且在那些日子中，你們將爲着你們的麵包而做工，就像田裏的農人或是你們的都市裏的饑餓而低賤的小職員一樣。這兒是我們的手。牠們是強健的手。”

統治者和統治階級會相當地沉默而考慮一下的。這是革命呢。而況這七百萬人並不是一個紙上談兵的軍隊哩。他們的在田間的戰鬥力是七百萬。今日之下，他們在全世界底文明國裏投的選舉票也是七百萬。

在昨天，他們還沒有這麼強健的。到明天，他

們會更加強健了。他們是戰士。他們愛好和平，同時他們絕對不畏懼戰爭。他們要完全地破壞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並且要佔有這整個的世界。如果法律准許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就在投票箱旁邊和平地爲這個目的而戰鬥。如果法律不准許的時候，再如果有什麼武力用來壓制他們的時候，他們也就趨上前去用自己的武力。他們以暴行還牠暴行。他們的手是強健的，而且他們又是什麼都不畏懼的。譬如說，在俄羅斯，原是沒有選舉權的。因此，政府殺害革命者們。革命者們又還殺政府底官員。他們以暗刺對付明殺。

現在，這裏又發生了一件特殊地顯著的事象了，這也是相當地會使統治者們考慮的。且容我把牠具體一點說罷。我是個革命者。我却仍然是個神清氣爽的常態的個體。我把這些俄國的行刺者稱爲而且認爲是“我的同志們”。這在於美利堅的一切同志，和全世界的七百萬同志，都是作如是觀

的。如果我們的同志們沒有全世界的後援，那末又何必要有一個有組織的，國際的革命運動呢！在事實上，我們確然是援助我們的俄國同志們的行刺的，這顯然是值得要有這種運動的。他們不是託爾斯泰底信徒，我們也不是。我們是革命者。

我們的俄國同志們已經組織了他們所謂的“戰鬥團”了。這個戰鬥團把一個內務大臣西比亞琴（Sipiaguin）控告，審讞，判為有罪而且處決死刑。二月二日那天，他就在麻菱斯基宮（Maryinsky Palace）中被人鎗殺了。越兩年，這個戰鬥團又把另一個內務大臣房柏列夫（Von Plehve）判決而執行死刑了。事後牠發出一通文件，日期是一千九百〇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印着牠的關於房柏列夫的公訴狀底原文及其行刺底任務。到現在，我們要講到這一點了，那張文件散發到全世界底社會主義者那裏，而且又由他們把來在雜誌和報紙上到處發表了。他們對於發表所謂國際革命運動底一

個正式文件的這一點，是並不因為全世界底社會主義者不怕幹這件事，也不是因為他們膽敢幹這件事，倒是因為他們把這件事當做日常慣事的。

這些都是這回革命中的強烈的光芒——雖說是假定的，但是也是事實。這種光芒，對於統治者和統治階級，是不用吶喝的，也不去恐嚇他們的，祇是給他們把這回世界革命底精神和性質更深沉地考慮一下罷了。革命而需要考慮的時期已經到來了。牠已經緊附在全世界的各文明國了。一個國家一旦入於文明，革命就緊附着牠了。機械傳入日本的時候，社會主義也同時傳入了。美國進兵菲列賓時候，社會主義也就並肩而來到菲人心中了。最後一炮底餘音沒有絕響的時候，當地的社會主義者就在古巴 (Cuba) 和巴多利古 (Porto Rico) 組織起來了。更顯著的事實，就是一切國家都有革命緊附着而從不放鬆一下的。反而，牠把各國握得一年緊似一年了。遠在一代以前，牠已經把來當作一種實

際運動而在暗中開始活躍了。在一千八百六十七年，牠的投票權在全世界上是三萬之譜。將近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牠的票數已經增加到十萬。待到一千八百八十四年，牠超過五十萬了。將近一千八百八十九年，牠已經不止一百萬了。此後又添得了推動力。在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全世界底社會主義者的票數是一百七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一票；在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二百五十八萬五千八百九十八票；在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三百零三萬三千七百一十八票；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四百五十一萬五千五百九十一票；至一千九百零二年，五百二十五萬三千零五十四票；在一千九百零三年，六百二十八萬五千三百七十四票；迨至本年，“吾主耶穌”降生後一千九百零五年，牠竟突破七百萬的數目了。

這個革命底火焰之與合衆國，也不是沒有接觸的。在一千八百八十八年，社會主義者祇有二千零六十八票。在一千九百零二年，投到了十二萬七

千七百十三票。及至一千九百零四年，就投到四十三萬五千零四十票了。到底是什麼東西煽動這個火焰的呢？這並不是因為艱苦的年頭。二十世紀底最初的四年總算是興旺的年頭了，可是在那樣的年頭，尚還有三十萬以上的民衆自己投身到革命者之列，竟又在資產階級社會底爪牙之間發動他們的對抗，並且在血紅的旗幟底下佔着他們的立足地。在著作者底本鄉加利福尼亞州，就是十二歲的少年都做了一個發過誓而且登記了的革命者了。

一件事情是必須要明晰地了解的。這並不是什麼失意的愁苦的大羣衆底自發的，胡亂的抬頭——也不是什麼因為受了傷寒而起的一種盲目的自然的反攻。這個宣傳恰恰相反地是智識份子的；這個運動是以經濟的必然性為根基而和社會進化並行的；至於一般愁苦的人民，那是還沒有起來反抗哩。革命者並不是社會坑之底層裏的屠殺場

上的餓病着的一種奴隸，在大體上却是一種強健而且飽滿的工人，祇有他們纔看到了那等候着他和他兒女去趨近的屠殺場，因此在被擊以後而反攻的。那種愁苦的人民是夠不到力量幫助自己的。他們却是被幫助着，而且離他們加入革命者之列的時期，也已經不怎麼樣遠了。

另一件事情也是必須要明晰地了解的。雖說在事實上，中間階級和專門家是有意於這個運動，但牠仍然明明白白地是一種工人階級的革命。在全世界上，牠只是一種工人階級的革命。全世界底工人所組成的一個階級在和全世界底資本家所組成的一個階級戰鬥，所謂大中間階級是在社會鬥爭中的一種生長着的畸形物。牠是一個沒落的階級（奸詐的統計學家則反此），牠在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間所當的緩衝機似的歷史的使命是差不多快要完成了。牠沒有多大的殘餘了，在牠落入遺忘之中的時候牠祇有哭弔罷了，正像牠已經

開始號啕地哭弔 Populistic 黨和傑福遜派的民主黨 (Jeffersonian Democratic) 一樣。這個鬥爭是在進行中。革命是在這兒，是在此刻，參加這個革命的就是全世界底工人們。

問題自然地起來了：這究竟爲什麼會這樣的呢？僅僅精神的突變是不會發生一個世界革命的。而況突變又是不會引人全體一致的。其所以會使七百萬人造造成同一個心志，會使他們對於資產階級神明拋棄忠心以及對於像愛國思想那樣美妙的事情失去信仰，這總是有一個深奧的原由的。許許多多公訴狀底原文，是革命者常借用得來反對資本家階級的，但在目前的用途說來，僅僅有一個是需要提出的，牠就是資本家所永不會有答辯而且也永不能答辯的一個訴文。

資本家階級總算是經營過社會了的，但是牠的經營是失敗了。而牠不僅失敗在牠的經營方面，簡直是失敗得可憐，可鄙而又可怕呢。資本家階級



是賜得有一個歷來世界史上的統治階級所未有的機會的。牠從舊日封建貴族專權底統治中爆發出來，而創造了現代社會。牠處理了一切事情，組織人生底機械，更可能地爲人類造成一個神奇的時代，在那兒不該有什麼因食糧不足而哭叫的動物，也正該給各個兒童有受教育和智識及精神的提高的機會。一切事情都在處理了，人生底機械也在組織了，這些都是可能的。這兒是機會，是上帝特賜的機會，然而資本家階級却失敗了。牠是盲目而且貪婪的。牠枉自亂吹着甜蜜的理想和親熱的道德，既不擦牠一下眼睛，又不在牠的貪慾中停牠一絲一毫，終至敗落得一場糊塗，僅僅和牠所置若罔聞的機會一樣罷了。

但是這一切在資產階級的頭腦中是彷彿蜘蛛網一樣。牠在從前是盲目的，現在也是盲目的，既不能看清什麼，又不能懂得什麼。那麼，且把這個訴文敘述得更專一些，用尖利而不會誤解的字眼

罷。第一，考察考察穴民罷。他是一種非常簡單的動物。他的頭向後面斜偏着，正像猩猩的頭一樣，也沒有多少智識。他過活在一種敵對的環境中，簡直是一切殘暴的生活方式底肉食獸。他既沒有什麼發明，又沒有什麼企圖。他的求食的自然能率譬如說是“單一位”。他連田地都不去耕種。他就用他的單一位底自然能率，打倒了他的食己的敵人，而奪得他自己的食物和住所。這些他都得要幹了以後纔成，不然他就不會加添種子，散佈在地球上，更不會傳下一代一代的子子孫孫直到你和我。

這種穴民，只靠他的單一位底自然能率，就時常得到充分的東西，從來沒有一個穴民是會餓肚的。他還過活着一種健康的露天的生活，自己喫食，自己休憩，而且很有餘裕去鍛練他的想像和發明他的上帝。這就是說，他用不着在他醒着的時間內做什麼工就能找到充分的東西的。穴民底兒女（一切野蠻民族底兒女都是這樣的）都自有他的一

個童年的，這就是說，他自有一個幸福的遊戲和發展底童年的。

而今，現代的人怎樣過日子呢？試想一想世界上最興旺最開化的國家——合衆國——罷。在合衆國裏，有一千萬人民是在貧困中過活着。所謂貧困，就是指因為缺少食物和適當的房子而致不能維持工作效率底單獨標準的那種生活條件。在合衆國裏，有一千萬人民是沒有充分的食物的。在合衆國裏，正因為他們沒有充分的食物的緣故，所以有一千萬人民就不能保持他們的體質底常態了。這就是說，這一千萬人民是在死亡之中，慢慢地由軀體達於靈魂，因為他們是沒有充分的食物。慘愁地過着活的男，女，小孩，在這廣大興旺而且開化的國土裏到處都是。在一切大城市裏，他們是成千成萬地分居在猶太區貧民窟中，他們的慘愁簡直是形成獸性了。他們的這樣久遠的饑餓，這樣惡劣的睡覺，這樣百孔千瘡的腐爛和疾病，以及這樣艱苦

而且過度的勞働，是連穴民都從來沒有經受過的。

在支加哥有一個婦人，她每星期必做工六十小時。她是一個縫工。她是縫衣上的鈕釦的。在一般支加哥底意大利式的縫工中，縫工底每週的工資平均是九角，可是他們是長年不輟的。專做末次手續的縫工底每週的工資平均是一元三角一分，而每年當縫工的星期平均有二十七又百分之八十五個。縫工底每年的收入平均是四十七元；專做末次手續的，是三十七元。這種工資簡直就是對於兒童沒有童年，對於生活祇有獸性，對於大家也祇有餓死。

現代的人是和穴民不同的，他們並不能在他們覺得喜歡食宿而獲得食物和住所的。現代的人，第一，不得不先去找求工作，這方面就是時常不見效的。隨後，窮愁就變為銳化了。這種銳化了的窮愁是在報紙上面日常地紀載着的，現在且從無量數的事件中錄下若干則罷。

紐約城中有一個婦人，名叫瑪麗米特。膝下生得有三個兒女：曼麗，一歲；約翰娜，二歲；亞麗絲，四歲。她的丈夫找不到工做。他們挨餓了。他們就從司端彭街一百六十號住所裏被逐出來了。於是瑪麗米特勒死了她的一歲的孩子曼麗；又勒死了四歲的亞麗絲；還想勒死三歲的約翰娜，未果，終於自己服毒而死。父親向警局方面說：“長期的貧窮早把我的女人發瘋了。我們原來住在司端彭街一百六十號，一星期前纔不得再住了。我又找不到工做。甚至糊口的東西我也不夠供給。孩子們漸漸地病弱起來了。就是我的女人也差不多老是在哭泣的。”

“幾萬個失業工人把慈善救濟處擠塞了，簡直使牠沒有對付這種情境的辦法。”——見一千九百〇五年一月十一日的紐約“商務報”。

因為不能找到工作去糊口，所以現代的人在  
一種日報上登了下列的廣告：——

“青年某君，曾受優良教育，茲因賦閒無事，願以一己之身體及其名義和權利一併售與醫學家或微菌學家，作人體試驗之用。價格若干，請投函檢察報館三千四百六十六號信箱示知可也。”

“麥林在星期三晚上自投中央公安局，因係受漂泊之苦，故願爲人所拘留。他說，他曾經一向在找工做，終於無事可做，逼得他不得不作浪人了。無論怎樣，他總是饑餓得要餵飽的。然而，公安局裏的審判官葛拉漢却把他處決了三個月底徒刑。”——見舊金山“檢察報”。

舊金山四馬路三十二號素都旅館裏的某號房間裏，發現陸頻思底屍體一具。原來他是曾經放煤氣而自盡的。復又檢得他的日記，那兒有如下的幾項摘錄：——

“三月三日——這裏沒有東西到手的機會了。怎麼辦呢？”

“三月七日——東西依然不能到手。”

“三月八日——每天喫五分錢的小燒餅過活。

“三月九日——最後的二角五分又付了房間錢去了。

“三月十日——天老爺救命罷。我祇贖五分錢了。又沒有事情好做。以後怎樣呢？挨餓麼？還是——麼？我的最後的五分錢又在今晚上用完了啊。這叫我怎麼得了呢？偷盜麼？求乞麼？或者就死了麼？我這五十年間從來沒有偷盜過，求乞過，或者挨餓過；可是現在我却踏到斷崖上來了——死亡似乎就是我的唯一的避難所了呢。

“三月十一日——終日生病。本日下午熱病發作。今天一天，或竟自昨午以來，沒有東西入口過。我的頭啊，我的頭啊！一切，再見罷。”

在這個最旺盛的國土裏的現代人底兒童在怎樣過活呢？僅僅在紐約的城中，就已經有五萬學童是每天朝晨餓着肚子去上學的。一月十二號，曾有一個由紐約婦孺醫院裏的譚尼爾醫生所報告的一

椿事件，在報紙上面拍出了電信，從該城公佈全國了。那個事件就是關於一個一歲半的嬰孩，也在一家小店裏作長時間的苦生活，但每星期祇得一角五分底工錢。

“本晨於勃洛克林，茂德爾路五百十三號內，發現迦琳夫人之屍體一具。事爲佛勒興路公安局之警士麥某察出，該女屍係因受餓致命，橫倒在空無家具寒氣凜人的一間房內的破布堆上，尙有四閱月之瘦孩一口，猶在母懷中啼哭。並在另一室中見到迦琳本人，與自兩歲至八歲之大小孩兒三名縮做一團，因以取暖，當孩兒初見警士之時，殊類貪食之牲口。這顯因彼輩窮苦家庭已無遺物可食，挨餓特甚所致。”——見一九〇二年一月二日之‘紐約日報’。

在我們合衆國裏，有八萬兒童自己在織布工場中獨謀生活。在南方，他們每一次換班總要做十二小時。他們從未見過白晝。他們那些做夜班的工



人，在太陽放出生命和暖氣到世界上來的時候是睡覺了的；至於那些做日班的工人呢，却又是在日出之前上工，而到天黑纔回到他們所謂“家庭”的窮窩的。許多的人每天得不上一角大洋。有些兒童每天僅賺五六分大洋，也在那裏做工。夜班工人眼睛睜不開時，就有冷水去灌到他們的臉上使他們時時刻刻醒着。六歲的兒童都已經當做十一個月的夜班工了。一旦他們病了，或是不能起身上工的時候，就有御用的專差騎了馬到這家，到那家地誘騙而且威脅他們起身去上工。終於他們之中，什一都染上了急性肺癆症。全部的工人便都變成了弱小的廢物，在精神和肉體方面都變得發育不全，而且乖僻不正。據赫巴特所說的南方的幾家紗廠裏的童工如下：——

“我想擊起一個童工來考核考核他的體重。頓時從他的三十五磅的皮和骨頭中間，發出一陣恐怖底顫抖，他又掙扎着去替一根斷線打結去了。我

對他拍了一下，使他注視，我隨後給他提出一個銀幣。他對我膛目啞口，他那樣的一副面孔，簡直是類於一個六旬老人的了，深陷着，緊縮着，痛苦瀰漫着。他並不伸手來收受這個銀幣——他簡直還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在這個特殊的工廠裏。這樣的兒童不知有多少打數。一個同我作伴的醫生說，他們怕都要在兩年內死掉，而他們的職位再由別人來補充——還有不少的人哩。致死原由，大都是爲的肺炎。他們的一切制度，都足以使人害病的，而且病症一來，就沒有挽救——也就沒有什麼應付辦法了。藥品也總不能發生什麼作用——人性是被鞭笞，打擊而且絕望了，這種兒童勢必至陷於昏睡狀態而死去。”

地球上的一切國家中最興旺而且最開化的合衆國裏的現代的人和現代人底兒女是這樣地過活着。我們須要知道這上述的例證僅僅是一點例證，實在不知還有幾萬倍同樣的事情哩。我們又須

知道在合衆國底事實也就是整個文明世界底事實。這種慘愁的情形，在穴民倒並無其事。那末這到底是怎樣發生的呢？難道是穴民底敵對的環境在後代更加敵對起來了麼？或者難道是穴民底單一位的尋食宿的能率在現代的人減到了二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了麼？

不然，穴民底敵對的環境是已經毀滅了。對於現代的人牠是不存在的了。一切食人肉的野獸，古代世界底日常的害物，都已經除盡了。大部分底尋食獸類都已經變得絕跡了。在世界底隱僻地帶，雖然還有一些食人的猛獸活着，可是牠們總不能貽害人類了。現代的人當他需要休息和轉變一下的時候，他就遠往隱僻地帶去從事狩獵。而且在無聊的時候，他却又爲着“巨獸”底死滅而悔恨地痛哭，其實他原也知道這些巨獸是在不久的將來就要絕跡在地球上的。

自從穴民時代以來，人類底尋食宿的能率也

是不曾稍減的。牠却已經增加到一千倍。自從穴民時代以來，一切事物也都已經經營好了。一切事物底祕密也都已經發現了。一切事物底定律也都已經形成公式了。驚人的技巧和離奇的發明也都已經創造了。這些在在足以使人的“單一位”的尋食宿的自然能率激增起來的，無論在農業，鑛務，製造，運輸或是交通各方面。

從穴民一直到三百年前的手工業者，這種尋食宿的能率底增加是非常地大的。但是到了今日，靠着機器，比這種三百年前的手工業者底能力更不知增高幾倍了。在從前把一百噸鑛苗裝上鐵軌車的時候，是需要兩百小時的人工。現在，靠着機器的助力，就祇要兩小時的人工就可以完成這種同樣的工作了。合衆國勞工局負責發表過下列的圖表，圖中標明人類尋食宿的能率的較近的增加量：

	機工	手工
	鐘點	鐘點
大麥(100籮).....	9	211

稻(50籮去殼的,截成乾草的稻稈,稻殼,稻葉,)	•34	228
雀麥(160籮).....		28 265
麥子(50籮).....	7	160
裝鑛苗(100噸鑛苗裝車).....	2	200
卸煤(200噸從運河船轉送到400尺路遠的煤棧)	20	240
乾草叉(50個叉,12吋的叉齒).....	12	200
犁頭(一耙犁地的犁頭,橡桿和橡柄)...	3	188

又據上述的機關，在農務組織最佳的條件之下，勞働能够生產價值六角六分的二十籮麥子，或者也可以說是價值三又三分之一分錢的一籮麥子。這是在加州的一萬畝全銀鑛脈的農場上的收穫，也是農場全生產底平均代價。拉伊特(C.D.Wright)說，今日靠着機器的助力，四百五十萬人所得到的生產物，足以抵到四千萬人底手工勞働之所生產。奧地利的赫查格(Herzog)教授也說，今日的五百萬機器工人，擔任社會公益的勞働事業，祇要每天作工一個半鐘頭，就足以為二千萬人民

供給一切生活上的必需品和小奢侈品。

事實既是這麼着，事情既是經營着，那末人底獲得食宿底效率當比穴民底效率增勝千倍了，但是千千萬萬的現代的人倒反而比穴民生活得還要慘愁，這究竟爲什麼呢？這是革命者所發出的問題，這是革命者對統治階級——資本家階級——所發出的問題。然而資本家階級却置之不答。而且資本家階級也不能置答。

如果現代的人底獲得食宿的效率果真是比穴民要增大千倍，那末爲什麼在今日的合衆國內倒有一千萬人民不得相當的食宿呢？如果穴民底孩子不必定要作工的，那末爲什麼在今日的合衆國內倒有八萬童工在織造工廠裏（他處還不算在內）自謀生計呢？如果穴民底孩子不必定要作工的，那末爲甚麼在今日的合衆國內倒有一百七十五萬童工呢？

這就是公訴狀裏的真實的原文。資本家階級

是已經經營得錯誤了，現在也還將錯就錯着。在紐約城中，有五萬學童餓着肚子上學，同時在紐約城中，又有一千三百二十個百萬富翁。雖然，這一點原來我們要知道，人類底羣衆之所以慘愁，並不是因為資本家階級把財富歸為私有的緣故。這是錯得太遠了。人類底羣衆之所以慘愁，也並不是因為缺少資本家階級所佔有了的財富，倒是因為缺少那永未創造出來的財富。這財富之所以永未創造出來，又是因為資本家階級經營得過於浪費而且太不合理了。盲目貪婪而又善攬的資本家階級，非但不會好生經營，倒反而白白弄糟了。這一種經營是太浪費了。這一點是不能不着重的。

對着這種種的事實——就是說現代的人比穴民生活更慘酷，以及現代的人獲得食宿的效率還比穴民的增大千倍——僅有的可能的解決，就是在於經營方面底太浪費。

憑全世界底天富，憑既發明的機器，憑一種生

產與支配底合理的組織，以及無謂的消費方面底平均合理的革除，那末就是身強力壯的工人們每天不必定要做兩三個鐘頭的勞働，也已經足夠供給大家以衣，食，住，教育，和適度的小奢侈品了。這樣就不會再發生物質的缺少和惡劣，也就不會再有童工去自謀生計，也就不會使男，女，小孩再是生如野獸和死如野獸。這就不但是把事情經營起來，同時也把機器都一下子經營起來了。在這樣的一個時期的動機，就會比今日的動機優美而且高貴，這只是胃底動機。男，女，小孩也不再仗着空胃而猶不得不動作。他們倒會像一個兒童在一種拚音的比試上一樣地不得不動作，像少年和少女在鬥技上一樣，像科學家規劃定律一樣，像發明者應用定律一樣，像藝術家和雕刻師畫繪畫布和塑泥土一樣，像詩人和政治家以歌唱和政治手腕服務人類一樣。這一種社會條件所見驗的關於精神上的，智慧上的，藝術上的提高是一定會很可驚



的。整個的人類社會也會在一個巨浪中升湧起來。

這是惠及資本家階級的機會。這一個階級方面的減少盲目和貪慾，以及一種合理的經營，都是必要的一切。一個驚奇的時代對於民族是可能的。然而資本家階級却失敗了。牠造成了一個文明底屠殺場。資本家階級是不能認為無罪的。牠是知道這種機會的。牠那方面的哲人也說出過這種機會的，牠那方面的學者和科學家也說出過這種機會的。他們所說過的一切，都在今日的書籍裏，那裏面有許多的實證，攻擊着牠的不合理。但是牠不肯聽受。牠是太貪心了。牠在我們的立法院裏無恥地站立起來（現在也還是在站立起來的），宣說着要是沒有兒童和嬰孩底勞働，那末利潤是不可能的。牠用了甜蜜的理想和親愛的道德底空話，誘引着牠的心智入睡，並且忍心把人類底苦痛和慘愁繼續而且加增。總而言之，資本家階級對於利用機會方面，是失敗了。

然而機會却還是在這兒。資本家階級已經受試過，而且見缺了。於是留給工人階級，看到底能利用這種機會去幹出些什麼來。資本家階級說，“工人階級可總是無能為力的。”工人階級便回答說，“這事情你知道些什麼？因為你們自己已經失敗而至於說我們也會失敗的話，那是沒有理由的。而且，無論如何，我們要做一次試驗。我們七百萬羣衆是這樣說的。你有什麼話可說呢？”

是的，資本家階級又能說些什麼呢？姑且假定說是工人階級底無能力。再假定說革命者底公訴狀和爭辯詞是完全錯誤的。但是七百萬的革命者總是留存着在。他們的存在是一樁事實。他們對於自己的能力和公訴狀以及爭辯詞的信仰是一樁事實。他們的不斷的生長是一樁事實。他們有破壞現社會的意向，這是一樁事實。他們要奪取全世界連着所有的財富，機關和政府，這也是一樁事實。而且工人階級比資本家階級着實要廣大得多，這也

是一樁事實。

這回的革命是一種工人階級革命。資本家階級怎麼能夠以少數來阻止革命底潮流呢？牠究竟應該貢獻的是什麼，牠所貢獻的又是什麼？雇主聯合會，法庭的訓令，強奪工聯會財物的公家的控索，對於自由工廠的敲索和併吞，對於八小時工作制的慘酷無恥的反對，對於推翻一切改革童工議案的暴力，在各個市政府裏的移植，在各個立法議會中買通資本家法制的強大的運動和賄賂，鎗刺，機關鎗，警察底木棍，專門的罷工破壞者，和武裝的巡查——這種種事情，資本家階級當着革命潮流的面前是活動的，似乎真要抵禦牠一樣。

今日資本家階級對於這回革命的威力是盲目的，正和牠從前對於天賜的機會一樣地盲目。關於牠的位置是怎樣地不牢靠，牠不能知道，至於這回革命底權威和前兆，牠也不能明解。牠祇是怡然自得地進行着，空談着甜蜜的理想和親愛的道德，貪

圖着物質的利益。

一切過去了的被推翻的統治者或是統治階級，從來沒有一個想到會要被革命所推翻的，就是今日的資本家階級，也正是這樣。既不會互讓，又不會和解，或是取消對於工人階級的暴壓去苟延殘喘，牠祇是激動了工人階級底敵愾，觸發了工人階級底革命。近幾年來，每次加以阻止的罷工，每次無理強奪了的工會的財物，每次閉業了的商店逼得爲開市的商店，這些都已經把工人階級底人員直截地成千成萬趕上社會主義之路了。你看，當一個工人在他的工會失敗的時候，他就變成一個革命者了。有用了一種法庭的訓令來打消一件罷工案子的，或者又有用了一種公家的控索來摧殘一個工會的，工人們在此受挫之餘，便聽取了社會主義者底歌聲而永遠地不進入政治資本主義者的黨派裏去。

敵對思想決不會招致革命，敵對思想差不多

是資本家階級所提供出來的。不錯，牠是提供出一點古舊的思想的，在過去的時代確是很有効力的，不過到了現在已經無所致其用了。七四底自由，若用“獨立宣言”和用法蘭西百科全書專家的話講起來，在今日是很不適宜的，牠並不替工人伸雪，然而他的頭被警察的木棍打破過的，他的工會的財物是被法庭判決破產了的，他的職位也是被勞働救濟的創舉侵奪了的。合衆國底憲法看來也決不是怎樣光榮的，而且對於工人也決不是合乎憲法的，工人却已經歷過一種欺騙手段，或者也經不合憲法地從柯洛拉度（Colorado）驅逐出境過的。報載這兩種簽字手續和驅逐出境都是非常地公正，憑理而且合法的，但是這種工人底憤傷的感情也是決不會得到撫慰的。因此，“打倒憲法！”有人就喊起來，這又是資本家階級所造就的另一個革命者了。

總之，資本家階級是盲目得沒有一件事幹來

足以延緩牠的壽命的，倒反轉件件事幹來短促牠。資本家階級所提供的一切，都不是清白，高貴而生動的。革命者所提供的，則都是清白，高貴而生動的。他們提供服務，無私，犧牲和殉難精神——這些東西，都是刺醒人們的想像的，都是用了這種出自向善的衝動而且富有宗教本質的赤誠來觸動人們的心靈的。

不過革命者總是又熱烈而又冷靜的。他們提供出事實和統計，經濟的和科學的論爭。如果工人僅僅是私利的，革命者就給他指示，數學地給他解釋，說他的生活條件會從革命而改善起來。如果工人是屬於較高級的一類，就會被向善的衝動所感化，如果他有心魂，革命者就提供他心魂所需要的東西，這種不能以金錢來估量的，也不能為金錢所壓倒的東西。革命者呼號着錯處和不平，宣傳着正義。尤其最有魄力的，他高唱着人類自由底永生的歌曲——一切國土，一切喉舌，以及一切時刻

底一個歌曲。

資本家階級底很少數的人是理會到革命的。大多數人是太蠢，許多的人是太怕於理會革命。這是世界史裏每個垂滅的統治階段的同樣的老故事。他們肥於權勢和財產，迷於事蹟的成就，又軟化於鬥爭底過度和停頓，所以就像雄蜂一樣地擁聚在蜜缸旁邊，終於有職蜂跳到他們這裏來結束他們全部的生存。

羅斯福總統朦朧地懂得革命。對牠懼怕起來，因而退却。你看他說的：“最重要的，我們須要記牢政界上的任何種類的階級分化，如果可能的話，是比較部落的，種族的或是宗教的分化更兇惡，甚至國民福利都被摧殘的更猛烈。”

據羅斯福總統的意見，政界上的階級分化是兇惡的。可是政界上的階級分化却是革命者底宣傳事業。他們說，“延續着產業界的階級戰，發展到政治界的階級戰。”據他們的領袖譚勃斯 (Eugene

V. Debs)說：“照這種鬥爭講來，天下沒有善的資本家，也沒有惡的工人。個個資本家都是你的敵人，個個工人都是你的友人。”

這兒是帶有復仇性的政界的階級分化。這兒也就是革命。在合衆國，於一千八百八十八年，這種革命者還祇有二千人；於一千九百年，有十二萬七千個革命者；在一千九百〇四年，有四十三萬五千個革命者了。羅斯福總統底解釋之兇惡，顯然地在合衆國裏發育而且增加了。不錯，這因為革命也正在發育着而且增加着。

有幾處地方，資本家階級底一員明察到了革命底一瞥，就提出一種警告的呼聲。但是他的所屬階級並不注意這些。哈佛大學校長伊立奧特有過這種呼聲：“我不得不相信現在有社會主義底危險了，在美洲從來沒有過這樣危急的一種式樣；因為從來沒有過這樣完善組織的一種式樣的。這危險就是在乎社會主義者底把持工會。”然而資本家廠



主並不注意這種警告，却是完成他們的罷工破壞的組織，比往常更強固地聯絡起來對工會下總攻擊——停業。這種攻擊即使進行下去，也適足以縮短資本家階級底生命。這是陳舊而又陳舊的故事，常見而又常見的。迷醉的雄蜂仍然貪婪地擁聚在蜜缸上面。

今日底最有趣的現象之一，或者是美國報紙對於革命的態度。這同時也是一種動人哀惜的現象。牠逼着目睹者去留意他們同類底攸失體面，從愚人口中說出來的自以為然的說法是會使上帝好笑，而且該使人們哀泣的。然而美國的新聞記者在一般的例證上對於這方面是很有印象的！那些分裂人類天生不是自由平等的種種古話還在當做從人類智慧底鎔爐裏出來的炙熱而且新奇的東西一樣地說得非常莊嚴而且神聖。他們的軟弱的空談，看來至多不過是一個學童對於革命性質的理解力一樣。他們寄生在資本家階級身上，造些輿論

來侍奉資本家階級，所以他們也迷醉地擁聚在蜜缸上面，

當然，美國大多數的新聞記者是這樣的。若說他們全體都是這樣的，那未免是對全民族造下了一個莫大的譏諷了。況且事實確是不盡然的，因為有幾處，有時候，真有一兩個新聞記者是看得很清楚的——在他那種情境裏，他是爲着胃的動機，所以時常是不敢把他的思想說出來的。照革命的科學和社會學講來，一般的新聞記者總是和事實落後得有一百年左右。他在心智方面是遲鈍的，各種事實非到大多數人承認的時候，他總是不承認的，反轉還把守舊思想來自鳴得意。他簡直是生成的樂觀主義者，祇相信理所當然的事情就是對的。革命者則不然，他早就拋棄這種見解了，並不相信理所當然的事情是對的，却相信勢所必然的事情纔是對的。而且是一絲一毫都無所謂理所當然的事情的。

有時候，新聞記者又使勁地擦擦眼睛，看到了革命底突然的一瞥，硬破口而言，譬如，有一個人，在“芝加哥年鑑”(Chicago Chronicle)上寫着這樣的話：“美國的社會主義者是革命者。他們知道自己是革命者。這正是他人賞識事實的好機會了。”這一種炙熱的新打的烙印發明之後，接着他就從屋頂上高喊出我們真的是革命者。不錯，這正是我們這幾年來所幹的事情——從屋頂上高喊出我們是革命者，而且誰都阻止不了我們。

這種心理態度的時代是過去了：“革命是殘忍的。先生，沒有所謂革命的。”另一種熟知的態度時代也是過去了：“社會主義就是奴隸制度。先生，牠是不會有的。”牠已經不再是什麼辯證法，原理和夢的一個問題了。關於牠已經是不成問題的了。革命就是一樁事實。牠是在這兒，是在此刻。七百萬個革命者組織了，日夜努力着工作，宣傳着革命——那個熱烈的福音，人類之兄弟愛。牠不僅是一種

冷靜的經濟宣傳，而且是具有保羅 (Paul) 和基督 (Christ) 似的赤誠的具着宗教性的一種宣傳。資本家階級已經是被告了。牠在經營方面已經失敗，牠的經營權就要從牠手裏奪取出來。七百萬個工人階級份子說他們要其他的工人階級份子和他們聯合一起，共同奪取經營權來。革命是在這兒，是在此刻。誰都阻止不了牠！

賈克倫敦那個人

原书空白页

## 賈克倫敦那個人

### 一

如果這裏這時有一個智識階級份子不從上層社會出身，而且不為任何支配或統治階級御用和屈服，那為甚麼不值得我們給他一個相當的驚奇和禮讚呢？

在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一月十二日那一天，美

國舊金山地方就是一個可以榮耀我們的階級——至少是這一階級底文藝的陣營——的人物底血地了。

我們看到他做過賣報童，船老大，海盜，獵師等等；

我們又看到他做過罐頭食品廠工人，碼頭工人，挖煤礦工等等；

最後，我們還看到他萬不得已而成爲了腦筋（智識）底出賣者。然而，他自始至終是個爲着不幸階級講話的宣傳者。

這就是賈克倫敦（Jack London）。

## 二

賈克倫敦之在美國，就好像高爾基（Maxim Gorky）之在俄國。他們的重要的地位是大相彷彿的。

在時期上，或在文藝技術和意識上講來，賈克倫敦是美國文壇——甚至語言文字相同的英國文壇——底第一個怪物。同時代的他的朋友辛克萊



爾(Upton Sinclair),也還是愧對故人。這裏的提及,原是無關宏旨的。並不是說我要拖住既死了的賈克倫敦而踢開現存的辛克萊爾,但也不是永遠地拖住他們兩個作家。這終不過是提及一下罷了。

我們的作者姓倫敦,名賈克,姓得古怪,名字却非常平凡。原來歐西各國,世襲的姓氏常是如此的,或則取自職業,如像 Carpenter(木匠)和 Goldsmith(金匠)之類;或則取自地名,如像 France(法蘭西)和 Luxembourg(盧森堡)之類;倫敦也就是後者底一例。他的始祖原是異邦人(Gentile),因倫敦市而取姓。他的父系或母系方面的始祖都在美國革命以前僑居到美國來的。因此,有人就說他是英國籍了。

### 三

“我是工人階級出身,我在社會上的地位是在底層。”從他這兩句話上,我知道我們可以窺破小

賈克底兒童和少年生活底 Panorama 了。

老氣橫秋的小賈克，想來定然是聰明伶俐的。他在五歲的時候，就已經能夠讀書寫字了。十一歲，做了公立小學的一個學生，開始靠着販報謀他自己的生活的。他的幼年時期是很艱辛的，工作底重壓差不多是足以置人死地的。然而，也就因為工作過度的緣故，他的氣概已經早就使他成人了，那時雖只十五歲，他已經想買啤酒喝而不想買糖菓吃了，酒精的嗜好就是在這樣的年頭上癮的。烏克蘭有一家罐頭食品廠，他就在裏面做工去了。稍後，他又在單桅船上當船老大，做劫贖的海盜。十七歲，他到一隻捕鯨的船上成爲了一個能幹的水手。直到十九歲的時候，他覺悟得天下的事情是不值一幹了，他厭棄了勞苦的工作，他痛罵了勞苦的工作，於是成爲了流浪者。

這中間種種的冒險故事，都成了他的大部分浪漫小說裏的題材。這是他的前期。

從此以後，他走遍全個美國——山林和平原，城池和海洋。

他又目視了形形色式的人生，尤其是水深火熱中的人生。因此，這時候的賈克倫敦，除了上述的厭棄工作以外，又加上了反抗社會之不公正底情緒了，他的內在的反抗精神也就更加猛烈起來。終於賈克倫敦成爲一個終生不改其志的革命者。

回到加州來時，他的父親在做烏克蘭公安局裏的一個官員了。生活比較地舒適得多了。在這裏，佈置了一間最初的讀書室。又在這裏，他纔委身於自己的工作。自此以後，他寫他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他的思想。他在著述上是一個奇妙的浪漫者；在政治上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在哲學上是一個唯物論者，也就是一個黑格兒派的信徒。

十九歲後，他進了高等學校，同時他對於社會主義勞動黨作了很活動的宣傳。工人階級底貧窮和饑饉，他本來是很熟知的，現在更深地感到

了。爲了這些，他因而鼓吹社會主義。他渴望着會有一天到來，使每個人都能滿足他的胃慾和意慾，而那樣的時期正是必然要到來的。

二十一歲的那年，他從高等學校裏畢了業。千方百計地省下了錢，進了加州大學。他並不曾讀畢業。他也不想讀畢業。他却決心要從外間的世界和書籍裏找求一切的學業。

二十二歲，他跟着他的內兄到克朗鑛裏淘金去了。關於這些事情，不再多加敘述。

賈克倫敦娶妻兩次：前妻名叫巴西馬騰（Bassie Maddern）被他離棄：後妻名叫却明吉德列琪（Charmian Kittredge）這是和他終老於世的。

這是他的後期。

賈克倫敦底一生，大概就只是這兩大時期可以劃分的了。

## 四

十九歲的那一年(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賈克倫敦參加了一樁大事件。

寇利底產業軍 (Kelly's Industrial Army) 從舊金山向華盛頓進發了。壳克先底部隊 (Coxey's Army) 正在東部而且也要出發去了。其時賈克倫敦決意在薩克拉孟道參加這個運動；但當他到了那邊的時候，寇利和他的部下已經在向納哇達 (Nevada) 去的途中了。賈克倫敦對此却絕無灰心之意，還是跟追着他們，步行着，有時也坐坐街車。跨過重嶺和平原，足疲肚飢，還是沿路前進，終於追上了寇利及其產業工人。隨後從 Council Bluffs 到 Weston，又從 Weston, London, 到 Des Moines, 從 Des Moines 到 Keokuk, 又從這裏到 Missouri 底 Hanibal。到這裏以後，他纔設法坐了牛車，到支加哥去。

自此以後，他不斷地漂泊着。因此他在他的同

人團體裏面，得了一個 Frisco Kid (金山主小羊，或簡稱‘小金山’)底渾名。在他漂泊期間，他曾經被一個善於敲詐的警士，逮捕了去，又被他拘入了監牢，白受了三十天的徒刑。他們剪了他的頭髮，修了他的面髭，給他穿上獄衣，種下新痘。彷彿他的失業和失所，是一種罪惡的一樣。社會對他的待遇是殘暴的，他這次是親自體驗到了。可是他始終不會把自己殘暴化。——反而是革命化了。

一千九百〇五年一月，倫敦在羅桑其萊底一個社會主義者的會場上講演。他的新興階級的性格就在開頭的幾句裏包含着。該會首由主席介紹他，說他是“一個成熟的學者，深刻的哲學家，文學的天才，美國第一文學者。”於是講演員賈克倫敦就起立。

“主席同志和同事諸君：

剛纔主席給我的許多讚美的話，實在並不是

奉承我的，因為在人們像主席濫賜我以任何名銜以前，我是曾經在一家罐頭食品製造廠，一家醃貨廠做工，也曾經向茂利公司找求過小工事情，也曾經充當過水手，甚至於因為失了業，有時接連幾個月忙着鑽求工作的，可是這正是我的生活底無產面，我所最敬重的，同時也是我所要終生堅守的。”

又在同年同月裏，加州大學底校長飛勒 (President Wheeler) 請他到母校裏去向學生們講演。在這篇講辭裏，他發出他的口頭話：“革命是在這兒，是在此刻。誰都阻止不了牠！”

這時候就僅僅賈克倫敦四個字已經是個危險而且可怕的名字了，何況還加上這樣的演說呢？因此，觸怒了資本家的報紙了。報紙上處處拿莫須有的罪名攻擊賈克倫敦。譬如，他那篇演說中的“打倒憲法”四個字，原是在柯洛拉度階級戰期裏用來針對“反動軍隊”領袖休孟佩爾 Sherman Bell 的，

然而倫敦却被人家非難了。其實賈克倫敦倒曾經宣說過一次，社會革命是拿票簽（投票用）作戰的，而並不是用炸彈的。這一次，校長也被個人在報紙上攻擊得非常猛烈。末後飛勒寫了一封公開狀，很正義地說：“……我們只是找講師。却不是找講題的。……賈克倫敦是本大學底舊同學，而在現在自然是蜚聲文壇了的。難道最好不過的，還是要我們立一張‘禁用題目一覽表’麼？若要處置一個滾熱沸騰的茶壺，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壺蓋拿去。”

賈克倫敦底心時常地和全世界工人合拍地跳動着的。當特洛依（Troy）底洗衣工人罷工的時候，倫敦就上書中央勞工會（Central Labor Council），這裏表現着他的無產階級的精神：

“謹致亞拉曼達縣中央勞工會：

“我不能表達給你們聽，我是怎樣深憾着今天不能和你們在一塊兒的。可是，請相信我，我和你



們依然是在弟兄之道的精神裏面的，正像你們這些男工們用了同樣的弟兄之道的精神在和紐約城特洛依地方的洗衣女工一塊兒的。這豈不是開擴神和人底眼界的麼？——亞拉曼達縣底工人們把他們自己的苦工錢底一部份橫過大陸送出到三千里外去援助特洛依底罷工中的一羣女工底急需！就在這裏，我要指出一點事情來，這事情是你們都知道的，是偉大得不便常指出來的，同時也是須要經人指出以後纔會每次更加偉大起來的，——這就是說，有組織的勞動底力量是存在於牠的弟兄之道裏面。無組織的勞動中間是沒有什麼弟兄之道的，是不能並肩而立的，其結果就和水一樣地柔弱。弟兄之道不僅給有組織的勞動以更大的戰鬥的力量，而且也給牠以正義底力量。人之所以能夠引入任何一種組織裏去，就中最純潔的理由就是弟兄之道。在結局上，一切都不能戰勝這種組織。儘讓教會告誡你們說什麼僕人應該服從主人的話

罷。這也就是教會所告誡特洛依地方底罷工中的洗衣女工的話。比較這種訓誡爲有力的就是弟兄之道啊，就像特洛依女工發覺了加州男工送出他們的工錢的時候一樣。(啊，這些特洛依女工！二十週間的長期罷工，而一個都不曾放手！而且，啊，這些加州男工！給他們橫過大陸地伸展着弟兄之道底臂助！)所以我說，一切反乎這種弟兄之道的烏合之衆和貪財之徒底機關都是不中用的。力量是在於同志之道和弟兄之道裏面，而並不在於自相戕賊的私鬥中間。這種的同志之道和弟兄之道纔都是你們所有的。我不祈願你們有好運氣和好希望使將來的力量強大起來，因爲弟兄之道和同志之道的世界是必然地會強大起來的。這種生長性是不能加以阻止的。所以我祇能祝賀你們工友們，這事實就是這樣。

“你的弟兄之道的友人，

“賈克倫敦”

宣傳家的賈克倫敦底最初的活動是在社會主義勞動黨 (Socialist Labor Party) 底隊伍裏面。後來他加入了社會主義黨。直至一千九百十六年三月七日，倫敦突然從檀香山發了一篇退出該黨的辭呈。他的理由是在這樣的一封原函裏面：

“親愛的同志諸君：

“我現在要退出社會主義黨了，因為牠本身既已缺乏火力與戰鬥，又復忽視階級的鬥爭。我從前本是老革命的，落後的，戰鬥的社會主義勞動黨員之一。嗣後直到現在，我一向是社會主義黨底戰鬥的一員。就截至今日止，我的工作底記錄在黨內也是不會全部地遺忘的。由於社會主義勞動黨底教練，受得了階級鬥爭底訓導，加以我的最高決斷也復一致的緣故，我相信工人階級祇要依仗戰鬥，不自擾，不降敵，便能解放自己。近幾年間，合衆國裏的社會主義底趨勢是已經傾向和平，而且也互讓了事，因此我的心志決不再核准我留爲一個黨

員了。在此我提出辭書。我的夫人，却明同志也一併在此附筆。

“我的最後的話是說，自由，解放和獨立這些高貴的東西，是不能被獻呈或是被衝上民族或階級的。如果民族或階級不能站立起來用腦力和臂力奪取全世界底自由，解放和獨立的話，那他們決不會有管理這些高貴的所有物的可能；再如果這些高貴的東西是由優越的份子放在銀盤裏面呈獻給他們的話，那他們就決不會知道這些到底是有什麼用處的，也就決不會利用這些東西的，其結果也就無非會和過去的時代一樣——低能的民族與低能的階級。

“你的革命同志，

“賈克倫敦”

## 五

在十六年間寫了五十册左右的作品賈克倫

敦，不能不算是多產的了。如果真要全部地研讀牠們，那簡直是一種“心靈的冒險”罷。

怕就是因為他寫的作品太多的緣故，他自己也知道是不很好的，也曾自認是為着金錢而寫的。不過我們要清算一個作家的時候，當以他的傑作來評衡他，賈克倫敦底最優良的作品，却時常是高一等的。這是我們可以從他的幾部著作裏看得出來的。

下列的幾則介紹文字，不過是偶爾的舉例，並不是標準的品評。這種作品，在十年前差不多已經是使賈克倫敦底文名傳及地球底兩極，現在又過了十年多了，他的文名是更擴大了。頃據最近蘇俄某圖書館底統計，在一切外國作家中最受俄國工人階級愛戴的就是賈克倫敦——尤其是他的自傳體的小說“馬丁伊藤”和日記體的小說“鐵蹄”。

賈克倫敦不僅僅是個理想主義者，他也是一

個實際運動家。他的論文集“階級戰爭論”，是他分析勞働運動的一部重要著作。在那裏面的“搗亂份子的工人”(The Scab)和“階級鬥爭”(The Class Struggle)等篇，都是用了批判的眼光來敘述真實性，並且又是憑着理想標準來測定牠的可能性。

另一部“革命論及其他”(Revolutions and Other Essays)是很可以看出賈克倫敦對於社會主義宣傳底有力。“革命論”一篇，本是他 在耶魯大學和加州大學學生羣衆面前公開講演的稿子。作者在這裏深信着革命不是一種抽象，也不是一種幻夢，更不是一種理想，却是有意識地創造出來供人生活的一種東西。“生之意義底我解”和“階級戰爭論”裏的一篇“我怎樣成爲個社會主義者”一樣，是一篇自傳體的 Essay。

提起自傳，就想順便談談。文學這種東西，在

或一種見解上，都是自傳。但在諸作家中，特別要以賈克倫敦為如此。生活底多樣，情緒底萬變，在他是表現得逾常地完備的。而在賈氏諸作品中，尤以他的長篇小說“馬丁伊藤”（Martin Eden）為最完美。這簡直是作者底自傳。他自己的生平事跡，假借小說的形式而由自己寫出來的。這部自傳體的小說，起稿於檀香山，脫稿於泰希顛（Tahiti）。內容敘述着一個童工，怎樣地起自寒微，怎樣地和生計，和女性，和社會問題，又和哲學問題發生鬥爭，但在結局，因受挫而退避起來。馬丁伊藤在有些人評來，以為是在替熱血的“超人”稱榮而在抹殺其他的一切，這是智識份子底一種無聊的曲解。其實是“對個人主義的一種攻擊”，這在他寫給辛克萊爾的信內也曾這樣地說過。

那一部半是小說，半是 Essay 的“地獄中人”（The People of the Abyss）也是一篇很重要的著

作。書中所敘述的一切經驗，都是他在一千九百〇二年底夏季在倫敦底貧民窟中所經歷了的。他在那篇作品底自序上說：

“我存着一種意志底態度走下了倫敦底下層世界，這我可以拿探險家的態度來和我的這種態度相比擬。

“我之所以無假飾地確信，是靠我的目覩底真憑實據。而不是靠那些看不見了的人底教訓，也不是靠那些從前看見過了而現在已經死去了的說話。

“不僅如此，我還拿着或種單純的繩準去測量人生的。凡是使生命增多而又使靈肉健康的一切，便是好的；凡是使生命減少而又加以危害和壓榨的一切，便是壞的。

“我看見多數是壞的，這一點讀者都會一目瞭然。但是不要忘記，在我寫作的當時，還據說是英吉利底太平時代呢。



“我所遭遇的飢荒和流離，却組成了一種憂患底歷史的情形，而就是在全盛時代，這也是永遠不會忘去的。

“這一年夏季以後，又來了一個多難的冬天。

“失業者底大羣，排成了不少行列，有時每次竟多至一打，天天通過倫敦底市街喊叫着麪包底呼聲。

“麥加奢君，在一千九百〇三年正月間底紐約“獨立報”上，曾略述境況如下：——

“工場已經沒有餘地容納饑餓的人羣了，他們日日夜夜地正在乞食求宿。一切善慈機關對於倫敦巷街中的小樓和地窟底餓戶，也已經籌劃不出供給食糧的辦法了。倫敦各部的救世軍辦事處，夜夜都被失業者底羣衆所包圍着，可是不能夠給他們供給食宿了。

“人們敦促過我。說我對於英吉利事情的批判是太樂觀了。我却必然要掩飾地說，我是樂觀主義

者之中的最樂觀的。

“我之測量人類，多靠在個人身上而不在政治的集合。政治機關消毀成破銅爛鐵的時候，社會便會生長了。

“若以男女之道和健康幸福的程度而言，我對於英吉利人却看見了一個廣大的，微笑着的未來。但是緣於政治機關底大體，目下對他們處置失當的關係，我也還看不見什麼。所看見的祇是些破銅爛鐵而已。”

比較地說來，“鐵蹄”（The Iron Heel）在意識上講來，是賈克倫敦一生中健全的作品。所謂“鐵蹄”，就是代表專制政體的最適當的別稱。在最初引用這話的時候，大都是代表寡頭政治（Oligarchy）的。

書中由一個革命家的夫人記述她丈夫的革命史實。革命家歐納斯特愛浮哈德（Ernest Everhard）

是一個非常強，非常強的強者，但並不能像他的夫人(Avis Everhard)那樣地看他為非常的人。他也不過是獻身革命的全世界的英豪的一員而已。

這篇傑構雖不是一種重要的歷史的文件，但總算是一種值得重視的個人的文件。特別地有價值的地方，是在於他這一部著述能夠把那些恐怖時期底感覺傳給了我們讀者。書中很生動地描繪着自1912年到1932年這個紛擾期間底生活着的人們底心理。這誠然是一個可怕的故事，但終還比不上事實底可怕罷。

據序文所敘，結果那個革命者是在芝加哥公社(Chicago Commune)裏被鎗殺了。他的夫人後來也被那些御用的役兵所執刑了。

從個人經驗底豐富方面說來，賈克倫敦可以說是最富有。他好酒，從少年時期起已經和酒精(Alcohol)結上了不解緣。到後來終於勇敢地反對

酒鬼約翰巴萊康。他在“約翰巴萊康”(John Barley Corn即啤酒)裏說得最好：

“現在我是的，從前我也是，我從來都不是……他是撒謊的大王，他同時又是再忠實不過的真話家……他給我清明的幻象，也給我迷糊的夢境。”

“在結論上，我能夠好好生地說，我祈願我的祖先在我的時代以前應該早把約翰巴萊康驅逐纔好。我憾恨約翰巴萊康在我生存着的這種社會制度裏是到處發育着，否則我倒可以認不得他，也不致因為認識他而受他的訓練了。”

這一冊“約翰巴萊康”是倫敦底自身經驗底一個記錄。對於酒徒，他把他們廣泛地分為兩種型式：一種是愚蠢而無想像的人，當他們喝醉了的時候，身體便搖搖擺擺，眼睛也會撩亂起來……；另一種就是有想像和幻象的，當這種酒徒喝醉了的時候，他們的頭腦果然會陶醉，可是身體是決不醉倒的，反而對於一切關於智慧的事情更加清醒起

來……

賈克倫敦自己，當然是屬於後一種的。所以他說在他喝酒的時期內，他能夠酷愛牠，要是全國禁酒的時期一到，他也可以絕對拒禁牠。這在他的小說“約翰巴萊康”和他寫給聖提谷 San Diego 地方第一浸禮教堂底牧師的信裏就可以知道的，這裏似無多提的必要。

短篇小說中值得介紹的，也有若干種，現在爲節省篇幅計，稍爲提出一二罷。

“The Chinago”裏的“一篇奇異的斷片”，(A curious Fragment) 作者述說着一個臂膀底故事。那個臂膀是湯狄生 Thomdison 的臂膀，而湯狄生就是廠主 Roger Vaderwater 所開辦的一個工場裏的一個頭等織工。那個工場又叫做“地獄之底層”，湯狄生就在那裏做奴隸一樣的勞役。在那篇小說的末段上，作者直接地給了他們一個消息，說：

“弟兄們，一個良好的時代就要來了。那時候世間的一切都很可以，無所謂主人和奴隸。可是第一你們要對着在來的時代準備起來，你們務要學習讀書。在印刷了的字裏行間，就有威力底存在。……”

“上帝發笑的時候”(When God Laughs)裏的“叛徒”(The Apostate)。這一篇疑卽是作者自己的事情。他寫着一個成丁以前的少年怎樣地厭棄工作，怎樣地恨惡工場和家庭，以及怎樣地反抗資本主義。

“月樣的臉”(Moon Face)裏的“譚勃斯底夢”(The Dreams of Debbs)底題材是很大膽的，他把“總罷工”作了全篇底中心。

其他如“強者之力”(The Strength of the Strong)“鴻溝以南”(South of the Slot)都是很有力

的短篇集。

## 六

一九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是賈克倫敦逝世底日子；他存年祇四十五歲。

不然的話，憑着他那樣熟練的技巧，加上他那樣進步的思想，一定是足以震撼整個世界文壇的。他的逝世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他死在海洋裏，正和馬丁伊藤底結局一樣。關於這個結局，他曾有如下的一段記錄：

“他遊泳着下去，下去，直到他的雙臂和兩腿倦乏後幾乎不能動彈時為止。他知道他是在深處了。他的耳鼓上的壓力是一種苦痛。他的頭殼中還有一種營營之聲。他的忍受力是支持不住了，可是他還是逼着他的雙臂和兩腿把他深入下去，一直到他的意志斷盡，空氣從他的肺部爆裂地衝出。當泡沫向上升騰的時候，又似小輕汽球一般地輕擦

而跳上他的面頰和眼瞼。隨後來了苦痛和勒縊。這種的瘡傷並不是死亡，倒是他的浮動意識中波震着的思想。死亡是不瘡傷的，倒是生命，生命底劇痛，和這種可怕的窒息的感覺纔是瘡傷的。這是生命所能給與他的最後的打擊了。

“他的頑強的四肢開始亂打亂攪，非常痙攣地，乏力地。可是他是惑弄了牠們了，是他的生底意志使牠們亂打亂攪的。他是太深陷下去了。人們再也不能把他撈救到水面上來了。他似乎是滯呆地漂浮在多夢幻的海洋上面。色彩和光度圍着他，浴着他，又浸着他。那個是什麼東西？看來是個燈塔。但這是在他的腦殼裏面——一道射閃的明亮的白光。白光射發得快起來了。又來了一陣大聲，這在他覺得似乎是在一個無盡長的大梯上面滾落下來。他落入了底層底一角裏面的闇黑中。他就只知道這一點。他已經落入闇黑中去了。在他還有一點知覺的瞬間裏，他也就從此無知無覺了。”



# 後 記

原书空白页

## 後 記

這兒所搜譯的幾篇文章，從體例上說是有三大類別：最初是自述，如“自敘傳”，“我怎樣成爲個社會主義者”，和“生之意義的我解”，屬之；其次是講演，如“革命論”屬之；臨後是評傳，如“賈克倫敦那個人”屬之。內容縱或有點紛雜之處，但是關於倫敦氏底革命的理論是很統一地表現着的。

譯者對於這部小書底輯譯，原祇是一件偶然

的事情。最初是在1928年一月間，爲“流沙”底創辦而譯。隨後又陸續選譯了若干篇，迄於近日纔把牠草草編成。編好以後，在譯者自己看來都感到這究竟算不得是單行本，換過來說，僅僅是 Pamphlet 罷。

至於本譯稿原文底來歷，我想也在這兒替讀者諸君作一度的介紹：第一篇“自敘傳，”見於一九一六年出版的“驕榮之家”(The House of Pride)底附錄；第二篇“我怎樣成爲個社會主義者”，是一九一〇年出版的“階級戰爭論”(The War of the Classes)裏面最後一篇；第三篇“生之意義的我解”(1905年十一月間作)和第四篇“革命論”(同年三月間作)，都曾收入一九一〇年出版的“革命論及其他”(Revolution and other Essays)。

以上諸版底舊籍，恐怕在現在已經絕版，我想讀者不易把牠們一一找得了，好在紐約 Vanguard Press另有一種由L. D. Abbot所編訂的“Londons，

Essays of Revolt”出版了，該書在取材方面和本輯有多少相似之點。不過我覺得他那本裏面有一種美中不足之處，就是內容太蕪雜了一些。

VI•1929•上海

譯者